

姜氏祕史

取胡氏刻刊本勘之可增補三百餘字得者勿輕視之

明姜清撰清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尚寶司丞自靖難之後建文一朝事蹟大抵遺失是書於故業文集技輯遺聞編年紀載至於地道出亡等事則未嘗載及紀錄頗見精核案明史稾例議辨野史所載建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行御道登陛不拜為御史曾鳳韶所劾以為必無之事而是書載鳳韶劾燕王事云本吉安府志又證以南京錦衣百戶潘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三月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陛坐云云據此則來

朝明矣第不知所云潘瑄貼黃者果足徵信否也又世傳王艮於成祖入城前一日與胡靖解縉集吳溥舍靖縉陳說慷慨艮流涕而已其後獨艮死節是書載其事而辨之以為艮家譜載艮以建文辛巳九月卒上遣黃觀諭祭未嘗及成祖之來也其言似乎可據然革除之際誅鋤異己凡効忠於建文者皆禍及子孫安知王氏家譜非為宗族之計諱其死難以自全未必遽為定論明史艮傳仍用前說蓋必有所考也

姜氏秘史

皇帝諱允炆字　　太祖高皇帝嫡長孫初

太祖從滁陽王日侍左右王夫人甚覩謂　太祖

風格異常語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兵間生五子長

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豁如也稍長師事宋濂通

經史大旨洪武戊申

太祖即位於南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四祖爲皇帝

冊立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

十五年　高皇后崩　太祖倦勤命皇太子裁決庶

政惟軍國重務以聞于是皇太子日御文華殿百官

啟事寬仁有斷臣工盡服歲餘　太祖復親政時有
告姦者以晉王棡逆謀聞　太祖遣人察之藏兵五
臺山反形已具　太祖大怒欲發兵討之皇太子曰
棡反形尚遲告姦者棡未必知今以兵往萬一棡拒
命是父子為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因與俱來
太祖大悅于是皇太子出巡歷燕代及晉居浹旬歡
甚皇太子行晉王送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
汝可偕行晉王倉俱受命遂從至京　太祖欲賜之
死皇太孫叩頭乞哀乃降為庶人居京師皇太子友
愛彌篤日誨諭之晉王大悟日夜號泣悔罪　太祖

憐之敎復爵晋王于是改行為善令譽日著此遜國
辛為賢王皇太子之教也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孫
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 太祖既載之喪礼太子當
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
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
之蓋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
厭于嫡母而不得伸其私故杖為此制也然則諸侯
之庶子不為庶母服也明矣今 陛下貴為天子臣
雖不肖地居嫡長幸將備位儲副而為庶母服期非
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 上必欲太子服之

太子終不奉詔　上大怒頓取劍太子走　上逐之
群臣震讋皆不知所為時有桂彥良當　上前跪抱
　上泣曰陛下之于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　上
為之止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逮事至尊殿
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執小礼以虧大孝
也乃持衰衣之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　上怒解
擲劍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知朕父子者矣洪武
二十四年　太祖以江南地僻顯有遷都之意八月
命皇太子往視關洛　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陽歸而獻
圖明年四月以疾薨　太祖哭之慟追謚為懿文皇

太子英孝陵之次時○太祖春秋六十有五日御東角門內向群臣泣翰林学士刘三吾進曰皇嫡長孫當于年登定大計執不歸心皇太子生六子長曰雄英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謚曰怀次曰允炆洪武九年生聰明英達二十九年立允炆為太孫 九月廿 詔曰蒙古列聖相继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于今二十九年矣務將練兵平天下乱偃天下兵奠萬民于田里用心多矣及一統以来除奸暴去豪强亦用心多矣近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册為皇太孫嗣奉上下神

祇以安民庶詔告臣民想宜知悉于是命礼部定親
王相見儀凡親王係尊屬于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礼
皇太孫坐受礼畢入宮乃叙家人礼制既定親王從
之多不悅時　太祖春秋高政務嘗付太孫裁決太
孫頗尚寬仁兆民欣欣罔不愛戴洪武三十一年五
月乙酉　太祖崩遺詔皇太孫嗣位詔曰朕受皇天
之命膺大命于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于市野謹
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克勤不怠
當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志好善惡
惡過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惧

惟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我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勿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一因其故無有所改一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食肉皆無禁一無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晡十五舉哀礼畢罷非旦晡臨無得擅哭一當給喪事及哭臨者皆無洗絰帶無三寸無布車兵器一諸王各于本国哭臨不必赴京中外官軍戍守官員無得擅離信地許遣人至京一王国所在文武

衙門官氏軍士今後一聽朝廷節制護衛官軍王自
啟分一諸王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明日
皇大孫仝礼部定喪儀羣臣上議日在京府部等官
聞喪次日素服烏帽黑帶赴廷聽遺詔遂于本衙門
素服宿朝晡詣几筵哭仍各置素服第四日成服
朝晡哭臨葬畢乃止自成服始二十七日除命婦亦
以第四日具衰服由西華門入哭不許金銀首飾諸
王世子郡主妃及郡王內使宮人等俱斬衰三年自成
服二十七日除凡臨視事素服烏帽黑帶退朝服衰麻
衫大袖員領不緝紗帽麻布衣裳之去翅垂帶麻絰鞋

命婦麻長初大袖員領麻布蓋頭器依鹵簿名數工
部及司礼監等處造神主用栗木制依家礼遣人
奉詔于各布政司及直隷府州開讀詔書文武官員
人等素服烏帽黑帶四拜跪聽舉哀四拜礼畢各置
衰服第四日成服每旦官僚人等于本衙門朝闕設
香案哭臨三日除大小衙門各令官一員赴京致祭
礼物脩辦皇太孫從之庚寅葬孝陵
十六日皇太孫允炆即皇帝位　十八日詔以明年
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我
高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

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
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
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惶惧思所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
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建文元
年大赦天下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八日昧爽
以前大辟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结正未结正當
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以其罪
罪之所有事宜條例于後一天下布政司府州縣自
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錢粮塩運司塩課提舉司

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鹽課盡行蠲免一天下軍民所養孳牲馬匹羊隻者盡皆免一天下田土或有人戶為事全家發充軍者或有死絶者或因飢窘逃移者以致拋荒數多粮税拖欠詔書到日將拋荒數目從寔取勘報官開除其逃移人戶復業畊種者優免雜泛差役三年一水旱災傷何代無之今天下人民其有因而失所者當該有司將預備粮賑給一令後官民有犯五刑者一依大明律科斷法司遵守無淤文一軍民詞訟今後務要自下而上陳告敢有越訴紊亂者罪一囚徒已行宥罪發衛所充軍守禦者

及已編定衛所有司官領未曾到衛所者不在赦例
一天下衛所在逃者詔書到日限五箇月以裏赴所
在官司首告与免本罪所在官司仍給口粮遞送京
衛所着役逼逢此月仍罪如初于戲德惟善政﹕在
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体朕
至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至宜山縣得勝馬驛改宜陽水驛為水馬驛
二十一日詔内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正官各舉
所知　先是内外缺官于進士舉人監生人材秀才
孝廉税戶考滿吏員知印承差除用至此定保舉法

不問下僚　鄉氏及因累充軍者或多或少悉聽保奏
吏部選用　六月上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
太祖追謚孝慈皇后曰　高皇后名漢中府李教授
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讀李士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
古台州寧海人世家侯城里文公克勤受易董彝得伊
洛之李長子孝聞季孝友孝孺仲也孝孺始生之夕
有木星墮其所自幼穎敏絕倫双眸烱烱如電日讀
書積尺人以其善屬文呼為小韓子十五年時從父
為濟寧知府因達現于鄒魯間訪古聖賢遺跡慨然
自期曰顏閔未可幾及樊遲冉有使李同時豈皆讓

之但世無孔子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越三載克勤被縈請以身代不報竟戍江浦未幾後遠至京卒孝孺哀毀骨立思自奮以昭先德明年以父瑒宗濂〻深器之名流先進如胡翰蘇伯衡輩光大輩皆自以為不及濂致仕还浦復從卒業四載辞歸濂尋以罪徙蜀孝孺欲往省行得為文類天顧輸奇以進之濂尝欲以為甥而不果亟其文至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与之角逐文場不知其孰為先後也然孝孺下視文藝恒以明王道為己任及人或称其文辞則告以斈者當以道德

為本文詞非所尚反覆明辯不已謂道之行必先于家者宗範九篇以示欽宗蓋自任以天下之重也闢異端為已任進德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粮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況無儲粟者窮者豈獨我哉其不為貧窶所動如此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孝孺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　上謂樞等曰孝孺孰与汝对曰十倍于臣錫之几稍欹必正而後坐　上喜其舉動端正謂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灵芝甘露論稱旨諭遣还家二十年復辟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心

存教化增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權將仕佐郎漢
中府孝教授明年閏四月抵任漢中府水土暴惡病
瘿瘵者十人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飯与諸生鼓道
不倦視其色若飫萬鍾者二十七年春蜀獻王延之處
以賓四師方恒四四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孝孺每見必以仁
義道德陳于前王喜甚使人講經論文無虛晷為名
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當時蜀治依于禮樂諸王莫及
孝孺之功也久于蜀因得訪宋濂墓恤其遺孤癸丑
西于役父應天府至是首加召用一時倚之　上好
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

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言聽諫行不愧昭烈孝孺嘗
作書葦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
聽天語罷退久攜將香烟兩袖迷風軟彤庭寒尚淺
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
官其相與如此靖難兵入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畧曰
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
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
兮庶不我尤既而姚廣孝薦之草詔　文廟遣召數
回竟以衰服往投筆慟哭不能止　文廟不悅而詔
之辟益厲既而曰若称周公成王安在命刳其舌孝

孺舍血佗御座　文廟大怒磔之詈至死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然後方氏基浚　仁廟嘗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箇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書付禮部尚書呂震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往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宅于是惟一子婦得歸還族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成化中寧海知縣宜春郭紳復新其祠取所著遜志齋集四十卷拾遺十卷梓行于世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語諸書皆逸不傳云

德間遺秩方主祠事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預以書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者難行于今者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貴時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建文中改舊制求天下利獘而欲新之靖難兵起日名之謀議詔檄多出于孝孺嘉靖初南京兵部郎中永豐夏尚朴積其遺文歎其詞義雄偉不讓歐蘇惜其說理虛無着于庭意其致用亦然斯言得之說者又謂孝孺与景隆父子交班甚篤景隆帥師北伐寔由孝孺既而兵敗漸

有異志人多知之告于　帝〻雅信孝孺遂不復疑
卒成閉門之変蓋不免于誤国云
記曰夷齊採薇子路結纓其志烈矣然其從容就義
乃得屬死之道後世遂有不勝其憤肆詬詈以召奇
禍者孝孺負剛毅之氣奮雄辯之辨致使不能努詰
故其受禍之慘極于一時君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後十餘年　文廟言及輒足頓憤〻不勝乎其當時
論可知夏進士過孝孺祠題云一門為忠九族亡全
則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与君王継首陽
君子以為然

鄭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國初歷仕潞（潞一作潮）州同知洪武中居貞以明經舉授鞏昌府通判陞禮部郎中甚見重　高祖將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以永樂初坐累死于南京有閩南集閩隴行藁歸來藁隨檢庭藁子孫因留任居福建仄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孝孺亦嘗贈之文謂其為参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為恨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可攷蓋亦因孝孺之故云

魏澤字彥恩應天府溧水人有孝行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燕邸南下姚廣孝請曰殿下至京須全方孝孺救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上納之既至

建文帝亡去遂召孝孺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未
成王不在當璣所立对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未成
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　上
大怒即收捕其族党尽誅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史
當補方代時悉力保護既免于辱且資以行資後道
方孝孺故居賦詩曰蔔与衙雨道侯城撫景令人感
慨生黃鳥肉人空百將青條隕淚只三声山中自可
全高節天下难居是令名却憶金威千載後重師華
表不勝情聞者壯澤之言

王孫字叔豐祖諱死国父仲自有傳孫少有志向從
李方孝孺甚為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用郎其族
又嘗与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葬不
可得年遂禁 文皇帝念祖諱死国之功將從宥免
且方獨用也而孫以疾力辭墳書青岩之下將終身
焉後料方氏遺文為侯誠集以傳世感義之孫性至
孝初伸痛念父没每食必斥無味孫遵其教子孫相
承閱數十年不変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礼三年
酒肉未嘗入于口李向鉠博士之從游者日衆郡邑
交重之所著有青岩藁登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

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群判西正單及四從还鄉里　後洪武三十五年七

月復拘入伍

十二日革都察院司獄四員

十六日革天下陰陽李醫李衛門　群臣議其別無

別辯又所隸皆有司板籍為户部革之

立五孝陵衛設徑歷司

以黄子澄為太常寺卿

黄子澄名湜湜以字行袁州分宜人少從邑人歐陽貞

受易周与李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士負俊声

游鄉校同舍避席推為高等嘗賦寒江把釣蔄及枯梅詩人爭誦之

洪武癸亥應貢入太學明年定科舉之制中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〻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过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在東閣门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国事為对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時周齊湘代岷五府相继煽動朝穊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閣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事幾甚森与

齊泰謀之時有告周王橚者遂遣李景隆往執之詞連代湘齊三王徙代王于邊以兵圍湘王于荆王狼狽自焚死執齊王械囚之京師岷王楩降為庶人燕王亦加譏讓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等統兵北方七月靖難兵起首以誅齊泰及子澄為名耿炳文既敗詔以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才子澄從以指麾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衄頗成等

皆降于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国之罪矣乃賦一詩曰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真児戲負国全身猶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褒夷何日見奇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哉堕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路瑞齋恭及子澄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塞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　文廟之師渡江矣景隆開門迎謁尋有詔執于澄等責之不服于澄遂死之命赤其族一子逃難易姓為田任宥後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至今不絶今有登進士科者嘉靖初提学僉事邵銑

命知府雅略主祠祀之
成化間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台郡
住麗傳自昔豈不產异人為萍壯顏色云何百年间
不見有遺蹤鑄人閑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三
欲語还踟躇為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練伏頸
內台司　遶遭陽九厄飛蒿論魏曹戮
淚沾臆膠固不知幾祇
力自討
碩与逆　哥祝嬰六臧于事有始末賊子
請折一神考早謝世大孫推正嫡母祀俐平家元勲
戴帝室姻婭尽雄豪健闕萬人敵隱然九鼎重

嫌隙一以開談言　圖極居然尾不掉大都
勢揭國時有黃奉常輕佻故無匹侔瓚
東室踪迹類叔文論事　造膝一旦剪佞王忽
何太急細人暗大体國隙此焉　漁陽動地來六軍
盡股栗斧公為司馬析衡乃其職掌正正旗誓書厥
紀律內則方夫子早李當徑術倚馬草檄文檼机方
密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特五畝給緇黃昇瑞恨
至骨餘者六黨人戮今半遺失當其橫行時俱立萬
仞壁之死天靡他此鑊甘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
昭晰俯視五岳尊神維賴以立父母豈不願天常不

可易妻子豈不爱吾分自當遵寄語謝諸親業缘皆
宿積慎無我怨尤怨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模萬段死
奚惜後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
直筆籌書日埋　　欲昏塞作囱毛髮豎空拳我
欲尋微燈　夜長四壁虫声寂耿々不成寐此意誰
能識聖人順天命四海曉瞻日尔何守愁愚甘心致
族滅不觀解与胡乘時附风翌恩寵日月加　名重
簡冊
以平江縣知縣李彥回為徽州府知府　彥回字士
淵鄉内丘與化府莆田人父立誠舉李才為保德州

知州改應州左遷博白縣知縣坐事廢十六年復起為歸安丞尋以事致大辟籍其家弟彥困戍遼東彥田及祖七秀祖母郭氏母塗氏于善需並戍滇南比至蜀惟彥回与祖母郭得存時遇赦不及彥回監送者哀而釋之貧莫能還乃依鄉人定遠縣尹黃積良遂從其姓更名礼稱郭為母未几積良去任乃依南充縣丞于仲和其後閬中教授侯德政知彥回通尚書薦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陛承顧問者四十日

高帝悅之擢知平江縣莅仕甫十三月

高廟晏駕彥回捧香入臨給事中楊惟康等以文李
康輪薦遂陞知府徽州彥回下車甫數月政教一新
士民咸悦明年為竿除巳卯以考最称戢蒙賞賚甚
厚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持服徽民汪侃詣闕奏乞
奪情終任不报彥回哀経赴闕疏其改姓歷官情罪
乞正明籍疏入報可特宥為民尋復其官釋彥回遠
東之後彥回復上疏終制不許詔迂葬其祖母父母
畢即涖郡視事每旦必哀奠如礼士民因名其山曰
太守山彥回自歷官以避难亡命更易姓名為非礼
恒悒々不自安屢欲陳旨輙自筹曰祖母年既高萬

一蹉跌將托之何所隐忍二十餘年至是始得行其
志識者諱之後請准兵起彦回奉命召募義勇至京
彦達因至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曰
曾從善者偶聞而往賀焉彦回謂曾曰予荷朝廷再
造之恩此生耳生不足以報萬一余固有以處之矣
到郡遣我弟歸以治家事余身許国他不卹也子其
為我述一詞以道我家顛末仍為索名筆書務本兩
字以遺之俾知孝弟為修身克家之道曾唯唯因已
知彦回之必徇国矣未几復蒞郡会靖难師已渡江
彦回率義勇赴援而勢已不及　文廟继统械至京

師不屈而死壬午十月十五日也時年四十七
二十四年革建昌府盱江遞運所南城縣藍田巡檢
司改河南陳州淮陽站遞運所為潁岐站遞運所隸
商水縣以户部主事夏原吉為户部右侍郎
七月十三日召前河南布政司右參議董倫还自雲
南擢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為儒士處
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怀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游以
所居具川称具川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其行国
初擢用单縣儒士張寧洪武十五年寧以倫薦遣使

徵之以為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懿文皇太子其
所陳說多忠孝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
正月由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綺六疋鈔
五千錠会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為河南左參議在仕
尽心民事名其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為之記嘗
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愜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薦
華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為陝西參議三十
年以謹慎坐免與教滇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
干鎰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染罷之賦詩八章以道行
至滇凡作养成就用夏変夷漸摩青　皆出于仁義

道德故雖垂髫童豎皆知向方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建文即位眷戀東宮旧臣屢詢久之左右多言倫可用即召至京師慰劳倫至拜嘉議大夫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與方孝孺皆入館閣傳經史是年七月十三日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藤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倫上表謝初監察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袁泰書泰啣之曰肆誣斥　太祖令縉十年著作始許擢用未及期会　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权臣謂赴臨非据旨遂謫河州縉与倫書祈援歲餘权臣出倫為言之乃召縉还以為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才類

此倫為人質直敦厚富文李為時所重革除間屢懇
言當務親睦不聽　太宗即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
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病數日卒
二十三日周王橚有罪遣曹国公李景隆往問之其
護衛官軍廢橚為庶人
景隆受賄至金寶七擡
二十四日革左右給事中
二十五日增神樂觀知觀一員
六科都給事中仍舊
三十日革北平府常慶鄭村二垻衛門
以周府奉祠正周是修為衛府紀善

八月八日增國子監司業一員

九月立浦江縣毛塘巡檢司

十四日革䓁縣廖子王站遞運所

十八日增置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布政司揚州府各織染局局置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十九日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為知府

二十四日革鳳陽府屬鳳陽縣蚌埠站潁上縣潁陽站蔣家灣站太和縣要

湾站旧縣站穎川乾溝站泗州黄崗站双溝站壽州
下蔡站獨溝站凡十三遞運所開封府陳州潁岐店
站項城縣紙店站蔡河站祥符縣金梁站太康縣長
嶺站扶縣義声站通許縣青岡站荣澤縣通濟站陽
武縣城南站凡九遞運所怀慶府濟源縣小交村皆
站孟津縣下孟里站凡三遞運所平陽府垣曲縣桼樹
交科陽壺站絳縣乾澗横嶺夏縣常材関喜城西東
鎮安邑縣運司陶村凡十遞運所 出南京吏部奉
遣都督同知何福佩征虜將軍印揔兵征百夷
都督徐凱等從 出貼黄冊

以兵部尚書茹瑺為吏部尚書工部侍郎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鑒義為右侍郎

今南京吏部卷內有三十一年十一月尚書茹瑺奏保舉人材袁光是四月子寧以工部右侍郎掌吏部事署奏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安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竹莊命賦水竹材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龍穉長之句竹莊甚奇之後游邑庠

与金幼孜相及善尝謂之曰子异日必為良臣我必
為志臣洪武甲子年領鄉荐明年入对大廷極言今日
朝廷用人拘其名而不求其寔以小善而遽進之以
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
甚剴切不頋忌諱　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
授翰林院脩撰安益以名節自砥砺于是声望藹然
中外咸以文章行義称之未幾以母丧去位杜門屏
迹力行古丧礼服闋陞吏部左侍郎時　建文君初
嗣位安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与方孝孺等特見信
用尋迁左副都御史府後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安

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奸邪不忠一日于朝班內执景隆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安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羅朝師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用事者罪道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詰兩人安言国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願所論我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詰者愧而止壬午年六月有詔治奸党安不屈遂族誅之姻戚被遠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錢習礼仕于朝為鄉人所持恒怀不安以告少保楊榮乘間以聞　文庙欣然因使諫于寧今日在

此朕固當用之耳況習礼乎後同知王佐緝安遺文
一帙序之曰金川王屑集提斈副使李夢陽始命有
司梓之又五土日金川書院祀安父子名其堂曰浩然云
二十九日增置兵部武選職方二司主事四員出南京吏部卷
以兵部左侍郎齋泰為兵部尚書右侍郎刘儁為左
侍郎々中盧淵為右侍郎
是時兵科給事中王但康健兵部郎中　賢濬行杜
為祈昭員外右朴張子真出勘合祇諱　齊泰應天府溧水
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得名後受知于高廟改賜
今名並仕礼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射詩于

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礼泰与焉乙亥為兵部左侍
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名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
遺又欲考諸國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
承眷遇及　上棄羣臣泰与受顧命輔嗣君奉命使
燕賂之泰受之歸謂以所賂為兵費上奇其識日見
倚重及燕藩將入臨至淮南泰言于上曰令人賫勑
符使歸国及靖难兵起泰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
其籌畫嗣君惟呂李士革討論同官法慶處便美柔
翰而已記閫外事一以泰泰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
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耶語聞靖难

師遂首以誅泰為名泰以作大書各王總漏師適还

應遼寧二府為変名还京師寧王叔与燕合惟遼王

植至始与燕戰犹有勝負及勢不可克乃謫其官以

求觧兵時一年七月也李景隆以書与燕謂奔黃已

屏竄遐荒可息兵矣燕不信進兵益急尋召泰还而

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至廣德州語在王

叔英傳既而被執泰不屈遂見殺其從兄弟教宗等

皆死叔時永陽彥等皆充軍有子甫六歲給配後赦

还今子孫犹有存者

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礼部尚書

廸字景道寧国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户所百户廸自幼倜儻有志條(操)洪武中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院編修己丑二月陞侍讀豫修大典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捕盜民甚德之甲戌六月丁内艱奪情起復辟不允乙亥三月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廸以土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赭(赴)行在陞礼部尚書特授榮禄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廸言刑獄未清宜勑法司擇公廉仁

厚者多詣諸郡縣覆審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既衰且畏公私逋負之迫矣失今不卹必嘯聚為患宜使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田暫免其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 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难師起迪与黃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討迪受命督運粮儲于外適家未嘗入聞变即赴京師掌禁旅。冬江西僭寇順天王扇諸郡作乱春与伭先登殲之乙丑秋受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戰 太祖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俾寔授春剳決如流嘗錄四烈山奏釋數百

人擒逆党于蔚州開釋詿誤亦數百人壬申英堯于
雲南萬里奔赴襲西平侯爵鎮雲南一遵父道謂屯
田為政要務歲較多寡賞罰稽功乃陪饋餉以足癸
酉春緬甸暨東川夷相継作难春調都督瞿然授以
成筭俄皆殄平甲戌春復平越嶲畨寇越州蛮附貲
者倡乱西南朝廷賚數百萬之師往往無功春卒平
之犍用宣慰思倫發為其下所圍戊寅四月破力于
孟諸砦誅其渠餘釋復業自是百災震懾不復携二
拜征虜前將軍命盡平其地功未竟而春以九月一
二日卒矣時年三十六帝悼恤遣官就終命有司護

表主京復諭祭者再賜謚惠襄春沉毅果敢明識純倫在鎮七年闢田至三十餘萬畝復人户至五十餘又芸鑿鉄池河灌田數萬畝民受其利

二十日革五軍都督府断事官

是日復設大理寺置卿一員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二員除官左司左司丞一員正六品左司副一員從六品左評事六員丞七品右司右司正一員右司副二員右評事六員品同左右司務二員從九品先是大理寺革至是復

出史部咨

二十六日革廣通鎮批驗茶塩

長星西隕有声如雷
以張凤等為錦衣衛千百户等官有差
初　太祖崩于西室〻人殉葬者若干人其近親張
鳯李衛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
敏刘政等以錦衣衛所試百户散騎帶刀舍人進官
本衛千户百户積准初革建文間陞除官張鳳等六
在革中　文廟曰他每這几家都是孝順的戰事不
動都調孝陵衛支俸不當事今尚称　太祖朝天女
户官世世襲授
十月四日征虜将軍何福進兵金齒

貶安陸侯吳傑為廣西南寧衛指揮使
增置尚寶司少卿一員
六月革邵武府泰寧縣河泊所
十五日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二十一日革大昌縣并儒學
縣隸夔州府至是革
二十五日革衡州府藍田縣毛俊堡張家小山堡三
巡檢司
以戴元礼為太醫使
元礼金華人名思恭以字行學于朱彥修初以御醫

事　太祖大漸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頗憶之故有
是命後遼王來朝為書仁義恭肅慶二王為之贊咏
董士為之跋式云　文皇時以旧恩陞院使非也時
將用文為御醫
台揔兵官右都督楊文还京師
文含山人以開國功累官都督洪武丁丑春正月命
往遼東練兵屯田七月召还俄充大揔兵官征虜前
將軍率京師湖廣江西兵征五開太祖以詩送之自
揔兵領戚以下悉聽節制冬先諸將还京戊寅夏五
月復充揔兵官練選北平行都司及王府護衛精銳

馬步官軍禦開平禦備 太祖崩未幾召還永樂丙
戌正月卒
十一月十三日立金華府義烏縣清溪巡檢司

十二月癸丑帝省牲于郊祀壇
四日復置工部照磨所

九日增設開封府常盈庫大使一員青州府將盈庫
大使一員主福建下里場鹽課司
十五日革青州府博羅縣陳遞站益都縣北門外染
安縣染安臨淄縣古城九四遞運所
二十一日革紹興府蕭山縣錢清北埧
省衛輝府胙城縣儒學訓導二員
二十八日省永平府江華縣〻丞主簿各一員
罷吏部尚書茹瑺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為吏部尚書
張紞字昭季瑞雞巷西安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
紞由明經奉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懿文皇太子

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各陞通政司左叅議尋出為雲
雲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
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裁定之
夷民心孚遠邇奠安二十年三月秩滿入覲考功能
為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
撫守尔紘寔先赴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夷聽服令
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恭乃職令來朝不
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
復命乃治黔南汝欽哉遂還治三十一年召為吏部
尚書会修〻太祖皇帝寔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

者考第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
在試列絃贊其業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
文辭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
名後來大用其知人之鑒若此壬午六月請難之師
入京城討奸党絃与焉及　上即位召絃与王鈍諭
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戎務
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疾舊制向朕直言
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絃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以茹瑺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旧
茹瑺衡州衡山縣人面骨滌峻身長八尺相者謂封

侯而不令終洪武中以貢入監吏部試居第一累官
至右通政甚稱　上意嘗令中外文武服勤在官者
復其家上以瑺卓异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税租悉蠲
之其叔父弟詣闕謝及陛辭賜鈔十錠仍勅光禄寺
賜酒肴俾瑺詣其門餞之累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草除間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靖难師起瑺主兵
餉及迫近京師詔以諸王分守諸門城遣李景隆都
督王佐及瑺住龍潭見　太宗瑺望風納欵未幾遂
入京羣臣未有言瑺獨先于上前稽首劝進及即位
以瑺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国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不世襲賜券文有內外一人中流砥柱之褒詔以秦王第二女長安郡主下嫁其子鑑礼遇優渥賜賚不可勝算後乞骸骨得致仕于家尋以事逮至京師死于獄宣德初徵其幼子鏞以父勳与官鏞不敢受蓋鏞以端有功罪之間也

以工部右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

吏部卷内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二日工部侍郎張昺奏事昺山西澤州人国初薦人材達文時迁至礼部侍郎会諸藩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国所在悉更置

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昺為北平左布政使至察文皇帝必起兵遂与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飛章奏聞有椽吏李友直者知摘人也昺以腹心寄之友直乃竊其章奔獻王府而都指揮張信亦告貴之謀会朝廷遣内官逮護衛官僚至府　文皇帝遣使通召昺及貴入至端礼門為燕山右護衛副千户譚淵所执昺及貴皆不屈而死時巳卯七月六日也昺得屍还葬　文皇帝登極族其家生焚近戚　程輩其踈戚及同里人咸分遣戍邊後上屡梦昺等被髮為厲命出其屍焚而

棄之曷面猶如生者有一子迯去不知所之或曰恭
子也洪熙改元詔曷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從之
还里曷家債在水南去州城之東三千里正德庚辰
春正月知州馬汝巽立祠祀之
以王鈍為户部尚書
鈍字仕魯河南泰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為福建
布政司叅議陞叅政寛慎廉介民怀其惠革除年間
迁户部尚書靖难師至鈍走出城外已而歸附 文
庙登極召見之曰尔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耶
鈍頓首懃謝命降布政使仍令致仕怏怏成疾死子

垂官至户部侍郎
以鄭賜為工部侍郎
鄭賜字彥嘉建寧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
湖廣布政司右恭政丁艰起服改北平布政司坐事
謫安東屯草除聞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後改為侍郎趙玒談聞以憂免文
廟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帝嘉納頒示天下
尹昌隆者江西泰和人也洪武中奔進士及第ㄟ二
人授監察御史建文初人主視朝頗晏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
官于是乎成惧故能庶績　安陛下嗣守大業曰
而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
食常如有不及者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于晏安日刻甚安犹未
臨朝羣臣宿衛疲于候伺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流為
凌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為社稷之福也制
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礼部可徧行天下使朕有過
人得而知之及　太宗文皇帝率兵南向昌隆上書
言今事勢而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

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　使相違
戾設有蹉跌便須齊住讓之犹不失作藩王也若沉
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布衣冄徒不
可得矣不振　文皇入南京命補齊泰黃子澄方孝
孺昌隆等為奸党同驅出戮之昌隆當陛大呼曰臣
當時曾上章劝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案　上
乃命後昌隆刑閱其奏　上流涕曰火燒頸若早從
此言則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若是之酷朕亦無此勞
苦也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尔往
視之尔能尽誠輔導朕不忘尔遂改北平按察司知

事昌隆頓首謝永樂二年冊立尊与嫡庶議授昌隆左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宮隨事匡諫多所補益漢庶人 之踰年出為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屬官惟諂附取容而已昌隆獨以剛直自處震獨處則必有姦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遠有事往白震怒不已昌隆未喻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為昌隆踧踖而退謀于所知者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舊客宮僚皇太子素知公何不啟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依所謂震大怒遂奏昌隆傲慢剛愎事多專行目以戕

守相臨動為所拒無屬官礼且身為王官事無大小
並須上奏而乃假托官僚怙賴恩私陰欲樹結故不
之父而之子其潛蓄無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言昌
隆身事庶人名在党籍僥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叵
測其行匪良不宜任用　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
赦復官丁父憂歸服錦衣衛獄且籍其家　上方巡
狩西京凡下詔獄卒輿載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
与高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辞連昌隆處以極刑以
曾任保奏為長史乃坐以共謀詔公卿雜問昌隆初

不服刀擲不已震析之昌陰知不可免乃無言獄具

上　上竟夷其族是年震病面疽痛不可忍宛轉床褥間常號呼曰君相君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陰守欲殺之竟死

以謝貴為北平都指揮使

謝貴　人洪武末黄子澄齊泰建議削奪侯王事時燕藩称病泰謀以偹虜為名乃以貴為北平都指揮使張昺為布政使俾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元年二月朝廷師至燕約貴先發六月貴等以在城七衛屯田并軍士布于城内填溢街巷逼圍王城外墻又以木栅斷端礼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

難塞之可也已而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走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城内七月王乃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八百餘人應之能請先擒謝貴張昺王曰彼防守既密猝難擒之須以計致之可也今朝廷遣内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内官召貴昺付所逮者則貴昺必來〻則縛之一夫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礼門内遣人召貴昺久之乃至衛從甚衆至王門〻者呵止其衛從惟貴昺得入至端礼門内壯士出擒之其後者猶未知移時貴昺不出稍稍散去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走玉等率勇士捕之

是夜王等攻九門黎明克其八惟四直門未下王命
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乃尽克九門上親問
責曷乃知其謀出于齊黃遂上書請誅之于是靖難
之師出矣
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风韶吉安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　高廟升遐後拔
監察御史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风韶
時侍班有啟上宜展君臣之礼宮中乃叙叔姪之言
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入國無敢
行者风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竹節鼓风達

之亦不報既而歸第　文廟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仍刺血書憤辭于襟其畧曰予生居廬陵素負貢鯁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于天祥矣囑其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歲李氏亦死于節云

以流人劉有年為太平知府

有年字大有其先本廬陵人元季徙家沅州洪武中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史李行焯焯有稱尋以辭官養母忤旨謫通州擺站閒于州故家得儀禮經十八篇上之詔藏秘閣建文即位復起太平知府丙子之

春与王伸遇以道義相勗　文庙入正大统以不肯
迎駕謫雲南黔国公知其冤進諸子從李且荐于朝
及交趾平起為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平也尚書黄福
諫之曰江湖胸次洙泗規模文宗韓柳李本程朱其
為名流所推如此惜欠草除君一死耳
以右都督沐晟襲封西平侯充總兵官鎮守雲南
晟春之弟春卒未幾晟襲爵鎮雲南永樂中以平交
趾功封黔国公追封定遠王賜謚敌志
以何福為右軍都督同知
国初福嘗立武功為指揮使洪武辛酉頴州侯傅友

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三將軍征雲南福與有功來獻捷再僉都督事戊辰北征捕魚兒海俘獲萬計卒來充平羌將軍代領西平侯兵討阿資戊寅三月擒永寧酋十八加如珠麓川叛魁刀干孟降其衆七萬自是百蠻畏服南鄙寧謐擢貳都督府

以燕府參軍事訓導康汝楫為安岳縣知縣

汝楫武功人以儒術薦越為燕府訓導饒智畧文皇在邸時與密議朝廷頗疑之改安岳縣知縣縣在漳州南四百里號難治汝楫公勤莅政撫馭有方善績日著永樂以旧臣召民遮道涕泗留之未及擢北京

刑部左侍郎比卒官其二子爵上林苑监左监丞礼
监副爵累官至太常寺少卿礼通政司参议
名宋怿还师京师
怿金华人故翰林学士承旨宋濂之孙也濂尝授先
太子经以孙慎累谪没夔州帝即位念濂皇考旧臣
之臣名怿汉官之翰林
诏求直言本山林岩穴怀才抱德之士
帝虚心图治惟日不给下诏求直言令内外群臣各
举逸士于是绛州李钊导刘亨疏言六卿秩当五府
府等国子监祭酒不当位在太仆卿下诸将子弟宜

詵武李敎之上納覽授亨武進崇仁李訓導羅恢被
荐上書論政入史館同修　太祖寔錄吉安府知府
朱仲智荐蕭用禎州府同知姚善荐錢芹同授靖江
府長史芹授户部司務遼人高巍者母蕭至孝蕭老
痼疾巍奉侍湯藥不懈母亡廬墓疏食三年洪武壬
戌應貢入太学甲子以孝行旌表尋授前軍督府試
左斷事乙丑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抑
末技慎選奉情名器數事　太祖深嘉納之後以斷
事不称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因索嶺仍許以姪
代役帝即位上疏陳中伏蛩冐流矢危然后定哉

太祖高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羣雄並起龍飛淮甸芟除羣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算所向克捷海內之國五帝三王不能服者皆來臣服無不納貢而効職焉比之漢高誠以為過而所謂武惟揚于湯有光雖曰天與人歸寔賴我 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太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〻皇〻宜君宜王者矣故世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一洗孤秦之陋于是体三代封建分茅胙土光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人

有言一夫當関其人悍勇西鄙吐蕃以藩王之長奏府王之山西表裡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府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冷不毛之地廣畜牛馬其地土之人不畊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籍之而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利俻諸葛據之而俯視吳魏者也故以蜀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

遼谷代慶肅星羅棊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道當然
太祖之聖意莫不欲護中国而屏四夷也今各處
親王故多驕逸違犯朝制、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
傷親親之意此我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
之治安莫務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国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
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
晉燕蜀其餘寧遼代谷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
其力而少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弱矣臣

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尽覲：之
礼如歲時伏臘外国所貢稀罕之物并京製嘉殽美
味命使臣須送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
間獻王与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
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
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
不順服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
身也天下之患人身疥癩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
之疾疥癩之疾有時而搔癢吾休食良醫修方一掃
之而卒服矣腹心之疾非知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

頃見漢諸侯弘盛故以指肢為喻今臣以一身百体
為喻今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
物百体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
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
音鼻好臭口好甘其心天君隨百体之好則失主宰
不隨則援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和五臟既
和則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癩之疾亦不生矣噫五
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云家不和而
四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自古
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修身齊家為先是以堯之文思

安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我九族平章百姓文王之
小心翼翼亦必先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則孔子所謂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国治國治而天下
平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親親而仁民而愛
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 皇上鑒戒
焉未逾年請罷兵起時又有 仙居鄭焜金華樓璉浦
心鄭楷皆見擢用
詔頒成班師
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總兵官帥師征西

蛮居宗既平將旋師洪武丙子五開諸蛮叛遂命成
自水西移師五開副摠兵何貴宋晟韓觀各助師佐
之成在軍秋七月至十月抵平州大同等長官司苗
坡美塘光金家台等一百三十七砦及龍里鎮遠蛮
為乱者前後斬首二千八百六十四俘獲人口三千
八百五十二萬馬六十二匹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癸未帝祀天地于郊祀礼始
以
太祖高皇帝配享
是歲即位改元郊見　上帝如歲祀之礼戊辰御奉
天殿誓戒百官是夕宿于文華殿齋室己卯出舍皇
邸尚膳進素食庚辰徂合祀天地配以　太祖高皇
帝太祖座西向　帝脫舄登太祀殿乘圭奠瓚与俯
拜跪四弗如礼昧爽还宫御奉天殿受群臣賀翰林
院侍讀方孝孺進郊祀頌謂是日徂午礼成天宇澄
瑩父老咸謂未嘗遇

四日改行都司昌州爲昌州長官司普路州爲普洛長官司威龍州爲威龍州長官

詔應天府及十三布政司開科鄉試

應天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河南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川

十七日革雲南等十四府照磨所

二十二日革武昌府江夏縣金口鎮鮎魚鎮二巡檢司立贛州府安遠縣南橋保巡檢司

二十七日革会州衛已松大龍會川蔡溪腰驛九五驛革平陽府僧會司

遣使告即位于天下合祀神司業張智　吉闕里
百夷平征虜將軍何福等師還
先是十月八日兵次金齒十六日克何登等寨十八
日克小南和寨二十二日還金齒十一月二日兵百
夷崖甸克魯麻等寨五日次麓川大甸六日克刁干
孟寨斬首賊刁幹孟景七日次木邦十一日克麻底
浪傍等寨十三日克孟斯寨十六日克孟別三十日
還大甸十二月三日師還金齒二十二日征蒲蛮并
木邦孟定等處二十三日次石甸招諭蒲蛮降二十
六日克阿哈剌寨老々姚寨明年正月二日克枯阿

莽纂初五日平要句七日班師于是百蠻悉平

勅脩、太祖高皇帝實錄

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景彰為摠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侍讀學士高巽志為副摠裁摠裁官翰林院修撰國子監博士王仲陜西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江西崇仁縣學訓導羅恢云南馬龍池即句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為纂修官給大官饌寵眷有加　景彰浙江松陽人名景以字行洪武為怀遠教諭以文字知名後擢山西右叅政坐事謫雲南時修大祖

寔錄召入翰林充總裁官雪菴集引曰松陽人名暨姓不傳永樂初年逼壯者矣始落髮為僧遡江而上抵重慶府　善慶里山水奇絕可遯曳杖而將至慈于邑　既而善慶杜氏景賢賢之乃相與陟　覩澗諸山復降至　松栢灘棧視而曰盍于是乎寺焉以老景賢鳩材構之寺成而入所夕命僧徒誦經咒聞者傾聽則易之乾卦也景賢曰上人祖禪而誦儒經矣其可乃易伽梵而寺以觀音名嗚呼寺也豈其心哉嘗買楚詞泛小舟于灘之中流讀一葉輙投之水而哭焉如是至于卷斯已求駛

之莫測其意嗚呼僧也豈其心哉閒居爲酒能破塵慮每脯注一壺以俟客時至者雖牧豎不拒而与飲漸醺呼見侍立曰我歌尔和竟而莫焉乃蘇嗚呼酒也豈其心哉侍者曰吾師形碩而頎指柔白落髮則星流雷之紺雲遙出見者哉訝其爲异人或曰洪武三十五年投翰林李士而今乃滅其跡予未冠得其詩數篇而又索其遺者藏之皆手畫也嗚呼日月逝矣恐稗斯人無聞于世也夫庸言而疑諸梓以傳柳又有補鍋匠者不知何許人往来于隆安里閭怕首身右短衲業補鍋而食其力垂老不满一字偶值詩

翁涱姓者階諸老小酌聯句適業賦而主于側恬其
語澁而艰輙然者再諸老怒叱曰汝能詩即續吾所
未能者否則撻汝不得已拈韵而應之諸老起延之
上坐諸(請)賦席上新相不可强之而後可僅一絶遇此
若病風然而卒悔以死人言其与雪菴故僚友
　不相聞訊迹殊而心一也謹以其詩附于是集
之末嗚呼讀者以意逆志則二人之心白矣豈終
曰知我者其天乎　廖昇字　人李行
最知名洪武中為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
月擢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　太祖皇帝實錄李士

董倫為總裁并及侍讀斈士高巽志為副總裁会太
宗平定内難并勵天于家与家人訣自縊而死壬午
都御史陳瑛奏并与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
瑋皆不順命而効死于建文計其存心与叛逆同宜
追録之上憫其忠不問○高巽志学士敬徐州蕭縣
人元末僑居嘉興自幼好斈嗜久詞尝侍父宦遊京
師其一時文章大家如宣城袁泰番陽周伯琦遂昌
鄭元祐皆在巽志獲受其業故其為文深純典雅成
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鄭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
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迁侍講斈士建文朝薦太常

寺右少卿庚辰會試与董倫為考選官精于去取而名士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皆入彀中撓得人焉内難既平異志存歿莫考尝考是科同与校藝者右拾遺宋逢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監試官御史王度俞士吉蓋皆一時之選惟葉惠仲王度死難餘皆居

如故而徐旭者永楽初為吏部郎中与逢預重修

高廟寔録旭陞国子監祭酒俞士吉永楽初拜僉都御史

李貫者吉水人革除中為翰林修撰与胡廣事

太宗一日于宫中持建文時群臣所上封章千餘通覽一二干犯者

命翰林侍読講解縉等編閲関係軍馬銭粮数月則
晋除千化者悉焼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尔等宜皆
有之衆稽首未对貫進曰臣寔無之上曰尔以獨無
為是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
無一言可乎朕非悪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悪導引建
文壊祖法乱政経也尔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
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以姻家累坐罪獄下
○王伸字仲縉金華義烏人父禕以文行重海内与
宋濂斉名国初擢儒教校理歴起居注出判南康臨
漳二郡會修元史召為總裁官尋擢翰林待制使雲

南伏節死紳甫十三聰敏過人落筆為文沛然不可禦鞠于伯氏從事毋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礼未幾從六後紳獨綜理生業煢煢憂患中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奇歸從横磅礴出入上下宋濂一見即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幣聘至待以客礼俾教授蜀郡惜痛父遺骸未还丘壠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具祭仰天號慟幾絶過者為之泣下沾襟作滇南慟哭記以著志雲南布政張紘尤重之作吊王翰林

文侍其情还王慰劳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愛敬建
文即位召為国子博士遂入詞恒編修　太祖寔録
与侯城方孝孺交游嘗尊孝孺為百代儒宗勸之著
書以淑末世孝孺不以為然仲自是益懋道德而著
文藝嘗以具文死節事聞于朝得旨贈翰林学士謚
文節開国以来文臣有謚者寔自緯始庚辰十二月
丙午縉卒年四十有一継志集三十巻藏于家子徐
事見第五巻　胡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尚嘉定之栄縣
人舊名志高後以避嫌改居縣之東川鄉于昭冨経
術性忠介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講明理学往從之学

蜀獻王賦詩贈之其後由儒士被薦至京師王紳輩
甚重之擢除閒為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
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戮時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後
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編伍于紹鎮後發習匠後六
編伍獨弟志遯為蜀府典寶匿丹稜以免近御史熊
相于州治西立祠祀之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
泰和人早孤母改適羅戴奮志力學郡縣交辟不就
尋以明經授教官未赴會修　太祖實錄送由翰林
編纂未幾命吏部考第史館　尚書張紞奏士奇第一授
奇府審理副明日復入翰林　程本立字原道加吳

崇德人少讀書不務章句聞金華朱彥脩得考亭正
傳于白雲許謙乃就李焉寓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
武丙辰以明經秀才擢秦府典儀所引礼舍人
秦晉燕三府官僚召見奉天门下賜馬匹楮幣有差
在任五閲月以母艱去庚申復除補周府礼官丁卯
從王朝京師被累謫云南馬龍池即甸長官司吏目
留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百夷煽誘為逆本
主單騎突入為書開諭逆順利害由是諸夷咸悅歸
順遂事以息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時西平侯沐英
布政使張紞以本主統領守禦因自誓曰我當以死

救一方之民遂不避艱險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以
逮大理鶴慶麗江永安咸賴其撫綏安輯自是民得
安業軍得著伍本立之功也戊寅奏計京師應天府
尹向瑤李士董倫以文學優長守身廉潔薦及徵入
翰林纂脩　高廟寔錄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
順大夫支四品俸辛巳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
纂修明年寔錄完調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及適靖難
兵起渡江逮入京本立自盡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
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為清所著有巽隱集十
卷僉事吳昂刊行于閩而叅政林廷棡序之稱為今

之或齋云時同纂修者李士董倫礼部郎中夏正善
史官錢塘髙讓廬陵吳勤趙友士瑞李思问郡張秉
彝唐冊侍備王景修撰李貫編修吳溥楊溥楊子榮
刘覘侍書刘彥銘皆不能死節或見用新朝焉　唐
愚士名之淳字愚士以字行紹興山陰人父肅國初
應奉翰林文字有名愚士少有奇志攻李不倦年二
十除已有声浙水父謫死臨濠辛勤扶喪歸葬進求
其平生所作不俾荒遠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〻伏
讀凄切人為之掩泣然愚士亦工為文章且善筆劄
酷似其父洪武中屢有荐之者謝不就曹国公李景

陰熏業第一好士聞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従行四方皆与俱歷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迹援筆而賦躝跦一時歲辛巳嗣君詔翰林詞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為書以考治亂為監戒命李儇通文李士方孝孺輩以愚士薦　上六雅知其名且謂曾国公之客賢趣召至殿前即拜翰林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以閏三月二十三日卒時景隆以將兵于外及歸則愚士病甚不可為矣賵邺之甚厚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二月六日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　革会川衛儒李

三月改大理寺卿為大理卿革司務二員主典簿一員　改太常寺卿為太常卿　革鴻臚寺司儀司二署　改光祿寺卿為光祿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　改太僕寺卿為太僕卿少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少卿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改主簿增典廐典牧二署各設正一員丞二員監事一員吏目一員典廐署增屬官　驛等一十五郡、置長一人改馬千戶所倉一處副使屬本署典校署增屬官遞生等三郡　五日革安遂縣僧会司七日增置衡州府耒陽縣現山巡檢司　九日改福

州時福寧縣青灣巡檢司為相山巡檢司松山巡檢司為庫溪巡檢司　十日進尊謚文皇太子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敬妃為孝康皇后主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通為吳王允熞為衡王允熈為徐王詔誥天下遂命有司牽夫養老恤窮重農造士任官祛善周恤裕荒恤兵在癈掩骼以佑邦國　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裕于後昆履大位而不遂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義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皇考懿文皇太子早登儲位參决萬幾默抱寬仁陰

贊至治視斯民如赤子体天眷之聖威錫佑朕躬
太祖皇帝奄有臣民肆朕嗣奮大位既謚　太祖為
高皇帝　孝慈皇后為高皇后而皇考謚號未稱朕心
匪悼焉迩者採群臣之言追尊皇考為　孝康皇帝
廟號興宗皇帝妣敬妃為孝康皇后擇日祔羣臣復
請中宮之號未正無与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無
以來輔邦家继以為諸已册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
熥為吳王允熞為衡王允熙為徐王夫尊親所以崇
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原嘉与萬邦同臻至
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一祖宗廟謚稱號所以

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廟諱如律回避廟謚稱號勿諱　一民間及山林嵓穴有懷才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薦達礼請送來擢以祿任以安黎庶　一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石肉十觔酒三觔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觔其身犯杖罪以上隸卒優娼不用此例　一所在鰥寡孤獨貧無產業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三石責令親戚收養如無親眷隣里養之毋致失所其有田地荒蕪人戶畊種者從是開報以憑分豁　一農桑乃衣食之本有司勿奪其時使得盡得畊種足其衣食

一學乃風化之原教養英俊以備任用有司宜加意
礼以勸勉禁其習于浮華毋得通関擾民　太后閑
平忠武王常遇春女皇太子數歲薨　皇后父金為
光禄少卿洪武丙子九月十三日立為皇太孫妃至
是冊為皇后　吳王回杭州衡王回衡州明年之国
徐王幼未行歲壬午七月降封吳王為廣澤王衡王
為懷恩王是歲十二月召至京皆降為庶人幽之後
隨駕入北京至天順元年釋放無存惟吳庶人有老
姐外救人耳徐王永樂四年封甌寧王未之国永樂十
五年薨迁葬太平門外無子国除至今南燕光禄寺

歲供節祀用時俗棹面酒菓所祭之　二十一日改廣東鹽課提舉司為廣東都轉運鹽使司海北鹽課提舉司為北分司　二十二日革邵武府光澤縣河泊所

二十五日革戶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職民度支金帛倉庫四司革刑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詳憲比職門都官四司立郎中一人員外二人主事八人　革紹興府在城河泊所　二十九日改浙江等十二提刑按察司為浙江十二道肅政按察司各分巡道改為分司革照磨所　燕王來朝　吉安志

載御史曾鳳韶是日侍班王由皇道入登陛不拜鳳韶劾奏曰殿下宜展君臣之礼宮中乃叙叔姪之情燕王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帝曰王至親勿問又南京錦衣衛百户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任坐以拿猴爲功陞職據此則來朝明矣　户部侍郎卓敬上書　時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而入　日諭

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曰楊廣之于隋文非父子耶　上黙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家卓輿後徙滄州少讀書十行俱下一目棄不復讀亦未忘也七歲有異人見之曰此奇兒也弟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讀書寶香山性至孝晨昏礼雖遠不廢夜嘗歸值風雨路滑一牛騎之歸及門從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登進士授給事中好直言嘗劾上曰諸王服飾尚有擬天子者此乱之道何以令天下耶　上笑而納之它日与同官見遣八十一人　上命改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

又更為源士後復称給事中上疏多過直或戒以太
剛則折敬謝曰敬知盡諫諍職耳禍福非所計也言
之益力歷宗人府經歷進户部侍郎後靖難兵入有
執敬数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戒諸王者耶敬厲声対
辞不避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 上怒欲殺之
係之獄使入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借吳不殺范
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
誠見用于陛下豈有今日于是斬敬夷三族敬臨刑
神色自如經日其面如生敬之死出于廣孝所忮
上寔不忍嘗嘆曰国士家養士三十餘年卓敬可謂不

負若矣敢博斈多能該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
靡不造其奧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宣地間
門人黃朝光子正賫撤小像并其書至京師求編脩刘
球作傳称其与夷齊當不朽且私諡之曰忠貞　馬
都尉郭鎮卒　鎮開国初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子卒
贈營国武襄公伯父子興亦以開国功封鞏昌侯追
封陝国宣武公姑　高廟妃二女弟為遼郢二王妃鎮
以勲戚子弟姿貌潔修儀正詳謹朝謁之際太祖屬目
洪武己巳選尚永嘉公主時年甫十七好斈工詩
熟于礼度每命緫兵綜事恭勤不懈　帝即位命賞

遼東兵事竣還中途疾作至京不能朝　帝令醫治
勿痊卒子賜第嶷朝三日歛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
遣祭奠定襄伯登者鎮姪也国朝一門為公侯駙馬
伯者惟郭氏云　以中軍都督府事宋晟充總兵官
鎮守甘肅　晟父朝用先国異皆起定遠田閭累有
開国功朝用官至右督国異以總管戰歿南臺晟承
先官克微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庚午
制充總兵官征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州城也晟
誅其偽王子別主法等三十餘人獲衆千五百人金
印一銀印二送京師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議明年

征罕東西番擒硃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遂還京師甲戌調中府充副揔兵討遼東遊冦戰臕溫江大捷明年平廣西并像諸綮文明年揔羽林八軍平五開平里十三洞戊寅率師城萬全諸衛還京．已卯以晟久居凉州回番畏服遂充揔兵官出鎮甘肅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授平羌將軍復任永楽乙酉諭降虜酋把都帖木兒倫篤倪灰還境底寧命徐都督膺趙尚書𣏌．節即里中封西寧侯子瑛尚安　成寧公主皆為駙馬都尉瑛嗣侯有罪改命瑛兒官氏債舍月錢　洪武中凡無舍者官自

奏吏校人等且告並從錦衣衛同兵馬司撥与在市
廊房居住月收債錢視毀者工部修理至是悉免月
錢令户工二部同會既而户部尚書郁新謂事不歸
一奏令二部專管行五城兵馬司取勘見數凡遇官
民告討房屋以兵馬查勘即与撥住　令改憲兩司
糾察屬吏　以户部右侍郎夏原吉等充採訪使巡
行天下　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
同日拜命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所疾苦賞廉平
吏出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原吉在福建號
稱寬平未幾移鎮蘄州思勉華亭人尋擢山東按察

僉事革松渚銜　詔求賢　自守令以上皆得薦
舉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敢諫　三月丁亥帝祀孔
子于太學　駕至文廟祀先聖先孔子拜跪盥獻用
享廟社禮畢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二月革
汝寧府新蔡縣儒學訓導二員　陞布政司為正二
品堂上陞一級　七日革福州府福寧縣河泊所
九日革應天府及各府照磨所檢校一員於是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鳳陽淮安杭州紹興金華武昌荊州貴州府州長沙開封河南彰德懷遠南陽南昌臨江袁州吉安撫州西安延安濟南兗州萊州登州東昌青州太原平陽大同北平大名慶州成都重慶福州府凡

革徽州及各府照磨所同獄司（于是天下各府照磨司獄司並革）十二日改儀真縣清江閘為清江堪　十三日改開封杞縣清溝馬驛為雍丘馬驛祥符縣時和馬驛為陳留縣清城馬驛雅川渉平馬驛為葵丘馬驛　革贑州府上館驛　十四日以散騎散人張成等七十一人為延海巡檢（吏部卷內載錦衣衛校尉全貴赴部選除）以前監生傅以莊為山東南河縣知縣　以莊舊名中為監生　洪武中以極刑家屬放為民至是舉保選除後永榮二年考滿　十八日改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主簿為典簿改鴻臚主簿為典簿　二

十日定廣惠庫舊鈔免進天財庫就庫收放立廣惠庫勘合并底簿　二十二日燕王还國　二十四日革漢中府畧陽縣并儒學　謫監察御史尹昌隆為福寧縣知縣尋召还官　昌隆上疏言圻戶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者患之斥知福寧縣　帝初即位大臣相訐奏者命各道鞫之同官皆畏縮昌隆獨不避一繩以法廻閩中去貪苛理冤獄所至風裁凜然还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嗜欲勤政治務正學不報比落職福寧益以清勤自勵俄坐使巫呪咀下獄得白还職　遣叅將宋忠屯兵開平都

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　忠之屯開平也調沿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選燕府護衛精壯官軍悉隸麾下其護衛胡琦指揮閔童等悉送入京調永清左衛軍于彰德右衛軍于德州以防燕也四月四日改揚州府泰興印莊巡檢司為新河巡檢司　增置通津巡檢司　六月革都察院右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人止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人　八月革留守左右等衛聚寶等門千户所并各門吏目　九日改和州牛屯巡檢司為新河口巡檢司革浮沙口巡檢司　革彰德府涉縣偏店巡

檢司　十二日革烏撒軍民府同知一人推官一人
知事一人　十六日改通政司爲通政寺改使爲通
政卿左右通政爲左右少卿左右叅議爲左右寺丞
經歷司爲典簿知事爲録事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
遺各一員　十七日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爲右左陛
寺丞秩正五品分鴻臚少卿寺丞各爲左右少卿正
五品鳴贊序班改正九品　十八日分陝西山西甘
肅行太僕寺少卿寺爲左右　二十四日革開封府
考城柘城延津寧陵四縣儒學訓導各一員
革延平府順昌縣仁壽巡檢司　二十八日立鍾山

祠祭署設奉祀祀丞各一員　革南丹衛以其官軍
附廢逆衛　湘王栢有罪自殺國除　湘王謀逆事
竟守臣奏之且以兵衛王城栢窮蹙縱火焚其宮室
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貼黃冊有是月荆
州護衛沒所鎮撫王音遠赴京師謫廣東廉州欽州
千戶所齊王榑有罪廢為庶人青州中護衛指揮柴
真伏誅　青州護衛軍皆曾名深告王謀反　柴真
鞫是極刑遂廢榑為庶人出貼黃冊按是年七月詔
書稱榑謀反辭連湘王相先已自焚死廢榑為庶人
據此齊當自湘王反後　以弟大芳為副都御史大芳

熙諸臣宗族皆釋还田里天順中英宗有釋建文庶
人之囚孝宗朝有建言欲徙絕褒忠者于是殃之罪
益不可掩矣　繆恭字思
敬號守謙台州人李古行高晚年赴京建言列為六
事上之其曰紹絕偽者請封建庶人後也疏入通政司官
大懼遂拘留而劾奏之賴　上聖明不之罪特敕有
司遣之王古直作詩贈其行　送贈翰林侍制王禕
為李士謚曰文節　禕洪武中使雲南死國事
五月一日革贑縣黄金稅課局南安府南昌潭口稅
課局　四日增置臨洮府金河縣濟遠倉　七日革

鎮江府甘露垻省瀕新港垻官一人　于二日革東
昌府臨清州会同閘　革荊州府登云驛省夷陵州
安遠縣李訓導二人　十四日改錦衣衛千户徐斌
于蘇州衛庚辰試從蔡指揮捕賊常州有功受賞
二十一日革東昌府聊城縣李海務閘　選補天下
儒学官員　先是学官缺以舉人及試中監生通經
儒士補之至是吏部奏缺衆詔令天下凡見任未入
及流官及為事事充軍令已替役但通經者所在訪
舉試用共後二年四月十四日復詔軍司軍士軍餘凡有
通經者軍官舉送布按二司試中送用　二十二日

革萊州府掖縣榮胡寨膠州逢猛即墨縣栲栳島三巡檢司改襄陽府鈞州江口巡檢司置郡縣馬昌口巡檢司　二十三日革登州府海寧縣州乳山寨文登縣辛溫泉溫泉鎮福山縣大川鎮黃縣馬停鎮逢萊縣楊家店高山招遠縣鎮東良海口萊陽縣行村寨凡九巡檢司　二十六日革邵武府建寧縣河泊所

二十七日省廣州府連山縣以其地入連州

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為左拾遺　德彝寧波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院為編修甫三載陞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

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
知無不言者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
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待
我德彝与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所以稱
上意拾遺補闕以直声張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
于其職革除年間改左拾遺靖难之師既迫与太常
卿黃子澄吏部尚書張紞兵部尚書齊泰翰林侍講
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寧大理少卿胡閏宗人府経
歷宋徵户科給事中韓永等日夕畫策防禦後俱死
難

四川岳池縣教諭程濟上書　濟陝西朝邑人有法術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旅食俱在朝邑而食治兵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繫至　京師台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濟及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与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帝至江上濟遯去不知所終始徐州捷時諸將乃樹碑載戰次第及統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後故　文皇帝過

徐州望見碑領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对上大怒趣左右椎碑一再擊遽曰止〻為我録碑末乃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脱者濟姓名正因擊毀得免濟曩者之祭蓋禳之也
以宋徽為宋人經歷　徽　人嘗建議規畫謀逆削其屬籍故請難之兵討為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陝西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以給由至京嘉猷本名昇以字行台州寧海人始師事同邑王琦〻坐累家徙雲南姻族無一人願恤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涕泣

與之決别人髙其誼後復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方孝
孺而師爲方氏之門嗜李之士至者無虚席而孝孺
獨以得嘉猷及鄭叔貞爲喜勗之使進乎聖賢之道
且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丙子以儒士校四川蜀獻
王謂其名字不相蒙乃賜之名曰良顯後以字行由
薦辟入史舘爲史官累遷至陝西按察司僉事嘗被
燕邸召入居處得其隱情至是以告孝孺其後以請
难師廷遣錦衣衛千户張安賫書詣燕許以世子襲
王位本嘉猷之言也内难平坐孝孺之黨逮至京師
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以文學舉人棲璉為翰林侍讀　璉字士連金華人
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名主寧宣仁壽二縣簿
至是嗣位璽下詔求賢璉以文學入翰林侍經筵官至
侍讀靖難師入京師　文廟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
且罵投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為
之方入見時孝孺受凌遲之刑未畢璉惶懼受命歸
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毋傷方孝孺耶璉曰我受刑
尚可正累恐累及尔輩耳逡巡間一日自經死
以錢芹為戶部司務　芹字繼忠蘇州吳縣人少負
氣節以奇功自奮元季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

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絶大漠執拔俄
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守道為郡守姚善所知
語在傳革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荐應詔召對稱旨
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北陲有警署行斷事從征虜
將軍咨謀會軍府遣荐入奏道病卒瀕卒猶條邊事
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祐歙葬黃山
以浙江仙居縣斈訓導王叔英為翰林修撰　叔英字
元采台州黃嵒人始從母姓為陳後復本姓洪武丁
卯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斈後拜漢陽知縣
高廟晏駕之明年召拜翰林修撰上資政八策曰務

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正令鑒可行其曰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病農夫之去草急于去病則或傷于体膚去草則或損于禾稼固自然之勢然体膚去疾之餘則宜調理其血氣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為經濟遠器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未幾文廟已渡江都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為二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泰圖再舉然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

命詞曰人生窮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对之不能咽意在造化神有命归九泉尝聞義与命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猶偏高宗遠难继偶尔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称希賢又書于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自経而死時年四十將死時以書授祠山道人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取葬之蓋希年亦台州人故托以後事尋有詔治奸党其妻絷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尽其心耳乃

豈不聞叔英自號靜學有靜學集與同郡林右方孝孺二人友善嘗序之以傳叔英沒後竟無完稿後廣德知州周瑛重脩叔英墓立石爲之記少師楊士奇裒英所著嘗爲祭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志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丨玉其章先生之行霜雪其光又追祢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真足以當之且不愧其言云

六月二日　省頒州府安遠縣儒學訓導一員　革濟南府歷城縣縣堰頭閘　六月省興濟縣入青縣

增置臨江府羅漢鎮巡檢司　八日改莊浪衛稅課
局隸甘州左護衛　十五日合金華府復溪水驛馬
驛為復溪驛　省雲南府昆陽州臨安府通海縣楚
雄府南安州凡三儒學訓導各一人　十九日置河
間府滄州長蘆鎮河南東批驗所　以叙州衛左所
官軍置戎縣守禦千戶所　備蠻寇也
二十四日革慶陽府灵州苴課司　二十五日革岳
州府澤州萬盈倉副使一人　二十六(日)革宣課司副
使置聚宝门宣課司上坊橋分司　調荊州左衛
所官軍于文同中　屯衛　召觧楷还京為翰林

院待詔　縉吉水人舉洪武戊辰進士擢中書庶吉士累上封事指斥時政詞甚剴切　太祖多見納用兵部尚書沈溍嫉其年少譖改御史袁泰苦之在臺以敢言稱久之　太祖命其父將歸鄉里臨遣之曰十年後來朕必用汝及期而　太祖崩遂奔喪來京師時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謫河南衛吏或言其為左右所中歲餘　帝憐其才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大見信任靖難兵入首先迎附焉後為交阯參議以漢庶人譖徼下獄後三年死獄中家徙遼　七月四日革九江府彭澤縣華山訊鎮巡檢司

湖口縣茭石矶巡檢司

五日燕王舉兵靖难殺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北平布政使張昺都指揮謝貴彭二死之先是周王不法廷臣建議凡王府所在更置守臣于是以昺為北平布政使昺至以掾吏李友直為才託以腹心友直泄之至是起兵首執昺及都指揮謝貴惟昺不屈死葛誠〻懸示死城中軍民閧突悉據九門城中乃定以友直為布政司右參議　今按南京錦衣衛貼黃冊載校尉潘安拿昺為燕山右護衛小旗丁勝從龐來興殺彭二子家貲紵絲二表裡銀二十兩或曰　文庙

潛邸術士表廷玉相之曰鬚若至臍當戴白帽以王加白即皇也于是遂有大志建文改元志致羣賢力行古道仁声四布氏莫不悦浸㝎致廷玉質以人心所向廷玉曰天之所造何踰氏心又曰渡江來渡天有金帶相者革命之應也意遂决先是　高廟崩諸王庶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还時　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遺詔至北平称風痺屡曰遣人扶掖器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三子視疾朝廷以遺詔不可乃止明年疾愈來朝由是正道入不祥御史曾凤韶劾奏曰殿下當展君臣之礼宫中乃叙叔

姪之情由正道不拜大不敬當問王大驚左右頓
上徐曰是至親饒他自是日晏便殿親愛浹洽矣未
幾復称疾以三子請 上不忍違召輝祖及弟都督
增壽議之增壽獨曰臣以一家保不反時中山王女
為王妃故朝廷必謀及之輝祖忠于 建文增壽則
厚于 文廟也于是三子得还至国後称疾佯狂走
市中奪食物飲酒語言紊乱或 土壤或覃仆弥日
曷等嘗問疾殿中 文皇擁紅爐猶呼寒曷嘆息而
出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於上故耳曷勿信防益懈
布置既定乃称疾愈府僚三司畢賀尚狀叟杖臨朝

遂賜宴酒酣進西瓜令校拳碎之以進已而曰水去不堪取刀割之于是两廊伏兵盡出捽昺下擲杖曰我何病為尔輩奸臣所迫耳昺不服遂斬之以殉

葛誠　人不知其所以進仕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常病中暑四圍皆着火爐犹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病皆惧危篤獨誠告之以不得于上之故因令人上变会王遣人至京奏事奇　等言于上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俞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于尝見其所寄冢信戒子之言　自分必死而尔等無希冨

貴之心此六持正君子而人少知之者故贊陳尚書者謂宛陵大節惟公一人不知有又是公也　七月增置北平府宛平縣豐儲倉大使一員　蘇州府崑山縣寧海驛吳江縣松陵驛　甲戌靖難兵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

丙子靖難兵拔薊州擒都督指揮馬宣鎮撫曾濬

馬宣者草除中都指揮也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師起宣謀起兵禦之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曾濬等閉城堅守及(反)復諭之不一王擁衆急攻宣率兵出拒王遣精銳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事聞革

除君哀卿之　初張玉以薊州東　雄鎮外接大寧可控引女直諸虜且兵多騎士三河潞河踰馬可渡不光定將為後患議未定決薊州都督指揮馬宣聞变果起兵迎拒太宗遂遣玉及朱能將兵攻之敗于公樂驛宣旋師守州城玉等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為北將鄭亨所擒不屈死之

已卯革雲南等府兔兒関巡檢司衙門雲南府高州府所屬河泊所清江巡檢司及歸化楊林羅次三泊四縣并歸化河泊所祿豐縣南平巡檢司凡革一十六處大理府屬太和縣神磨洞巡檢司趙州蔓神寨巡

檢司雲南縣太安倉赤石崖巡檢司浪穹縣風羽鄉
巡檢司凡五處蒙化縣屬蒙化州甸尾巡檢司臨安
府屬西河縣曲陀巡檢司河泊所通海々縣河泊所
嶍峨縣鉄冶所寧州河泊所凡七處楚雄府呂合巡檢
司定遠縣會基關巡檢司鎮南巡檢司凡三處徵江
府稅課司河泊所陽宗遠河川縣二河泊所廣西稅
課　府稅課司景東府景豊倉曲靖霑益州
通運倉交水稅課司鶴慶府稅課司劍川州河泊所
武丁府稅課司和曲州羅摩鋪巡檢司石旧縣㕣渡
河巡檢司尋甸府稅課司沅江府禾摩村巡檢司硐

江府税課司通四十八處又安南府大庚縣楊林縣
都税課局二處　革楚雄府碍嘉縣　增置濟南府
豐濟倉大使一人　是日革沅江府因遠羅必甸長
官司　革雲南黑鹽井鹽課提舉司屬浪井鹽課司
五井鹽課司　爲師　井山井鹽井三鹽課司　革
酉江府臨西縣　革武定府和曲州祿劝州　革曲
靖府南寧縣　置徽江府泗水縣周谷巡司　靖
难兵克居庸關俞瑱怀来進攻怀来克之殺俞政宋
忠都指揮彭聚孫太逐取密雲驴兒領　北平去居
庸關一百二十里關跨南北四十里兩山夾峙一水

奇流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而居庸其一者也北兵毀破居庸于是山後諸州不能守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北兊懷來指揮宋忠被執而開平龍門六城馬營皆無完者矣

宋忠者始為凤陽衛指揮使以智聞洪武三十一年都督齊讓討西南夷無功以忠代為叅將以膺功奏革除君尤任之靖难兵起忠守怀來大將俞瑱守居庸関相為声援已卯靖难將指揮徐安等敗瑱拔其城瑱走依忠而居庸為燕將所守

太宗曰非尔等所知當以智取难以力論力則不足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

狼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　太宗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怀來先是獲敵諜者言永忠誑其將士云尒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燕所殺妻孥積滿道路宜為报仇將士聞之或信或否燕王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旧用旗幟為前鋒衆遥識其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輙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奔餘衆倉惶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噪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厕搜獲之遂被戮忠子譲鎮南指揮充軍尋賜死年十六　彭聚以都指揮与

同官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也与都指揮璵皆
見執聚太力戰死之為請難所俘獲者不可勝計獨
都指揮莊得一軍遁走得脫其後反間行名將卜
萬吳高皆見疑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継敗衄雖有大
將陳暉平安歷城侯盛庸皆不能軍而亡勢成矣初
卜萬將陳亨欲降燕而為萬所制　太宗設奇乃詐
貽卜萬書盛称獎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一卒
飲之酒且賞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与萬其同獲
之卒窃窺之間守者曰遺歸適意故得賚厚卒跪告
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

如所言為請遂供送而不与賚者終不平至踈其事
刘真陳亨搜卒衣得与卜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
其家共間吳高亦用此策云　丙
戌靖难兵破遵化指揮僉事鎖住降　鎖住本朔方
人魁梧英敏仕元為樞密斷事官初降附馬兵長隸
与武衛洪武乙丑正月　太祖夜夢一人長身廣眉
罷字弘偉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對曰鎖住
次日即命羽林百户潘雄宣訪得鎖住引見　上熟
視狀如所夢將軍未几從軍北征屢立征功俾守太
寧前衛已〻調守遵化縣練兵龍山之陽北兵既破

州乘勝度石門趋遵化夜入其城守将拒戰死鎮住遂降俄与其子祥俱戰殁　太宗官其孫崇爲指揮同知　戊子革興化府興化縣道會司　十八日革九江府德化縣南湖嘴巡檢司　庚辰靖難兵攻永平指揮郭亮陳旭趙彝以城降兵自遵化移軍而東豐潤玉田昌黎樂亭皆下至永平指揮同知陳旭僉事趙彝以城降旭遂從北將徐忠等分兵攻克深河轉攻密雲皆下旭全椒入靖難後封崇陽伯彝虹縣人洪武中任虎賁百户築城沙漠改官永平後封忻城伯　増置思州安撫司經歷司知事一員　省躬

殿成改謹身殿為正心殿　先是于乾清坤寧南北
二宮之間建退朝燕居殿一所中置古書璽刻名曰
省躬命侍講方孝孺作記　廿六日革漢中府沔縣
以縣屬黄垬金斗順政栢林青楊楊平六縣驛改隸
慶城縣　詔京官还宜納官內勘合　吏部考功員
外盛義言在京官給解省親俱于應天府給引有失
休統合照依丁憂例于吏部給勘合定限回銷詔從
之　遣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北伐詔
告天下　詔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
食思圖善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

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為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皆与同謀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揚其過止正橚罪餘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与燕王棣湘王柏同謀大逆柏自知罪惡难逃先已自焚死榑已廢為庶人朕于燕王于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称兵犯闕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征討其罪咨尔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燕与国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叙州府戎縣守禦千户王瑁招安萬里菁首賊王倬等三百處　八月五日壬寅改淮安府贛榆縣荻水鎮巡

檢司為大興庄園巡檢司置漢中府金州茶倉　已巳革除陝西行都司西寧衛遞運所　巳酉征虜大將軍耿炳文率師次于真定遣都督徐凱以兵次于河間都督潘忠楊松以兵次于冀州遂遣兵進次雄縣　庚戌革紹興府上虞河泊所餘姚縣河泊所棄盆河泊所蕭山縣河泊所　甲寅諸軍与靖難兵戰于月樣橋敗績都督潘忠楊松降　忠松開雄縣被圍引兵謀知伏于湖忠渡橋伏兵起大敗全軍皆歿諸軍不及戰登城大罵而已　乙卯革池州銅陵青陽石埭東流建德五縣稅課司　革武昌金紫矶鎮

巡檢司　戊午革衡州府常山縣草萍驛　庚申革
杭州府南城河泊所　都督徐真及靖難兵戰于大
王庄敗績癸亥以田州府府屬思々州直隸廣西布
政司　省雲南府晉寧州儒斈訓導一員　革淮安
府清河縣白萍站遞運所　帝臨朝諭礼官曰今後
荐新的品物教太常寺若一員官常州聚宝門外太
常司官處報知合行荐新品物增價收買即便從他
貨賣毋得因而作弊刁蹬留难虧折小民違者治以
重罪恁礼部出榜都教知道　癸亥耿炳文及靖难
兵戰于真定敗績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

軍都督寧忠右都督傾忠皆被執炳文入城靖難兵攻之不克

誠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滁積功為明威將軍總督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于宜興君用貴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衆明年取廣德長沙擒士誠守將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于長興以炳文為總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蘇州士誠就擒論功君見戰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元從鎮國上將軍

蕭右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王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補徐達太兵追虜兵于北黃河復还陝西二十四年賜宝鈔五萬錠鈔二千錠伴造凤陽

其先塋而追

爵君用為侯二十五年陝西两當縣妖人作乱詠制揔兵声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為征西将軍往勦平之三十一年鎮守遼東革除改元猜难兵起其後年九月命炳文大将軍印自遼東率二十萬援真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营莫州先鋒至雄

縣　太宗師師傑之中秋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
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炳文不虞虛寔
遂長驅至真定壬戌靖难將張玉朱能潭淵來戰炳
文大敗裴為所擒奔还滹沱河東炳大衆尚數十萬
十月復与能戰皆潰降副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
忠顧成都指揮刘遂俱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二
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長于戰至是敗覆　建文
君始有憂色遂召之还以李景隆代之遂至于亡開
國功臣録謂炳文戰沒于陣時年六十有五子璿前
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江都郡主革除中為駙馬

都尉瑊為龍虎將軍後軍都督僉事嘗率遼東軍馬與江陰侯吳高圍燕城有功瑄撒騎舍人擢尚寶卿後皆獲死

李堅懷慶武涉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選尚太祖女大名公主為駙馬革除君即位公主進封大長公主堅以軍功封棗城侯無幾何命耿炳文伐燕拜堅為左副將軍及燕戰于真定時炳文軍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燕師出其不意夾擊之炳文幾為所擒燕將丘福攻堅堅墮馬揮刀砍之堅大呼曰我駙馬也勿殺遂生擒之以獻　太宗謂曰尔至親也今至此尚逃罪乎送械北平遂道死姑蘇王琦謂堅

後于王事于莊見宥當襲爵公主犹在惧禍至納其
誥券莊得流寓南京娛情詩酒以壽終爲崔銑彰德
志又載堅為郡人与李讓同時為駙馬都尉而讓歸
附 太宗為之宣力要之堅寔河南産爲 陞六部
尚書秩正一品增置左右侍郎 刘儁僉押當以勛
合為正遣曹國公李景隆佩征虜大將軍印北伐
李景隆泗州盱眙縣人父文忠曹國長公主之子為
開国元勲追諡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
月襲封曹國公 上嘗書体尔祖祢忠孝不息八字
以賜之使之讀書友儒生一時韋布有名者若天名

林右輩皆與交進草除君即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
供以元勲子見任用太宗靖難師起命為征虜大將
軍帥師往伐賜通犀帶餞之江滸遂乘傳至德州收
集耿炳文敗亡將卒悉調各處軍馬五十萬進營河
間 太宗語諸將曰九江豢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
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況未嘗習兵曾見戰陣而以
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
雄為用不過將能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兵五十
萬趙括之敗可待矣時復台報者聞景隆軍中事上
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為將政令不修紀律

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今北平旱寒卒褐不足被冒霜雪手足皴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行粮馬無宿蒿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趣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慢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逍遥金鼓無節好謀喜佞尚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永平兵少　太宗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尚攻非策之善

兵出在外奇變隨用且内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耑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九江也九江景隆小字十一月景隆引兵十萬圍北平成再戰鄭林俱大敗遁不以聞明年二月癸亥景隆致書 太宗辭不遜諸將皆怒四月内申引兵號百萬軍德州那英胡傑等軍真定漸移近北平先是朝廷命中官賚璽書賜景隆斧鉞俾耑征伐渡江忽沉于水識者以為不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靖難師戰于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潰散南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景隆六

奔迓朝臣多請誅之　帝不從靖難兵渡江後令摠領東城兵馬卒致開門之禍永樂初太師寵賚莫比明年周王以受賄聞遂執下獄景隆曰非臣陛下何以有今日　文皇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閤門幽閉者四十餘年其男女自相婚配云　世傳李文忠与張臘獨友善張嘗以斗笠簑衣為贈曰汝家有奇禍絕食時令人披戴仰天呼張仙當有應至是一老洙尚記其語攜以入居數日未有司給粮家大困乃仰而呼平地麥出成穗採之可食賴以全活云　詔貴州都司軍士高巍參贊李景

隆軍務　魏山西遼州人洪武壬戌歷貢入太學以
孝行被旌尋受前軍都督府左斷事乙丑上疏欲望
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仰末役慎選本借名罷
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以斷事違旨當罪以議
矣謫戍貴州関索嶺仍許以姪代役　上既登極
詔至魏上表稱賀大意謂光帝傳位嫡長大居正也
復奉下武詩繩其祖武為体五始之要未几復上疏
言事一曰欲弱藩王之权云云書奏不報既而知州
王欽辟本入朝九月乙卯吏部言魏失伍詔还貴州
靖难兵起乃言周公東征必待三年而滅之欲三叔

武庚自悔而俯耳今某不執命將討之易皇上好生之心豈忍赤子肝腦塗地乎臣謹奉明詔曉以天命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仇殺之理使罷兵而復守分土至是景隆出師詔魏參贊魏逆上書 文廟畧曰近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皇帝升遐天子欽遵遺制嗣登寶位誕布惟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莫不願立于朝而忠其事皆曰內有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可待也忽聞大王興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導之以智武者奮之勇執言伏義以順討

逆焉有不勝臣竊逆當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挺身自投願效一策蓋以為逆一二之欲而寬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為哉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所以奉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者臣宿許　太祖頓首結草豈有要求哉且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秦以智力求不能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乘元亂提一旅奄有華夏豈智力所能致應乎天而順乎人也以大王之賢智躬承先帝聖訓不為不熟何以一朝

之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為仇敵其為先帝之累何如
哉昔周公遇流言之謗即避居東若使大王聞疑謗
之言鮮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邪離間之
口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遂馳
檄興兵侵襲疆守所以任事者得藉口以為大王假
誅左班文臣遲欲効漢之吳王倡六國以誅錯為名
也孟子云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臣恐奸雄豪傑乘
釁突起萬一失利大王獲罪先帝不能辭責矣今大
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之擒將虜士
易若建瓴雖孫武豈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雖今數

月尚不能出區區叢尓一隅之地較之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佳兵者不祥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為奇今大王兵士大約三十萬衆與我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猶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衆異姓之士保終身因廹而死于殿下乎蓋廢戰則疲疲則離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臣聆本聖天子之言念及大王以為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加此未嘗不洒泣流涕大王若信臣言以為賢上表謝罪投甲休兵以待事振朝廷必宥大王及軍民士之罪用脩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灵亦安〻

矣大王執迷不回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此僥倖不可成之悖事臣不知孰優也況　太祖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忍與伯虔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徑庭矣殿下有清奠朝廷之心天下臣民以天下不無簒奪之意幸而得成國中大王之後計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倘有蹉跌取譏萬世于斯時也追論愚臣之言其可得乎願大王再思而審慮焉書奏不報義又假周公後引詩書反覆幾千言末云今殿下論親親最長最矣即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修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

則加勉內輔朝廷外屏四夷則周公不得耑美矣惟我朝家業同周室 太祖純德同文王皇后慈惠同后妃今殿下才美同周公輔吾 皇上守城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巍白髮書生生死不俱者久蒙 太祖教養無所補報故披露肝胆大陳義理之詳如果賜死九泉之下得見太祖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奏又不報庚辰夏從景隆北伐軍潰南奔德州皆降已而遇督餉參政于臨邑時序瑞陽酌酒同盟遂協謀固守濟南大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雁門等處壬午夏聞京師已定乃縊死驛舍 九月

戊辰翔監察御史韓郁上書　奏為机密事臣聞人
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兹　陛下謀之有素行
之方駕而佐之無人以致激变也盖尝即彼諸王既
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　太祖之遺体也以言其貴
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　陛下之叔父也彼
雖可廢而　太祖之体不可残也親之手足不可鈇
也父叔之恩不可虧也旦使二帝在天之灵有子有
孫為天子而厭弟厭子遺殘戮是則其心為何如哉
臣每念慕此未尝不為之流涕也此皆殘酷竪儒持
一己之偏見麾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

削貶之權衡疑之太重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于此也方周王不執之際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迁有甚于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唇亡齒寒人〻自危理之常也矧周之既 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变之也及燕之舉兵厥令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誅臣可乎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而用凶器其可淹久而不勇決乎經營幾許而軍需犹

是吉之根餉猶是不給將不致謀士不效力徒使中
原無辜赤子困于道迫于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
重之慮無已出入惟怪與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
若無事人由此而觀彼其功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
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殊有
理也　陛下誠不察此愚臣以為不待十年必噬臍
之悔矣臣至愚感恩甚厚不敢不言伏頫少垂洞鑒
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还周王于京師
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劝燕以罷干戈
之本以慰宗廟之灵明詔天下使之撥乱反正以厚

親親之恩如是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革兗州府東
平金線閘口巡檢司又改平陰縣滑口鎮巡檢司為
潘家口惟巡檢司　遼東總兵官都督耿瓛帥師攻
永平府不克　乙亥革廣寧中屯等衛于廣寧中衛
丙子革池州府東流縣吉陽鎮巡檢司　增置肇慶
府陽江縣巡邏各一人　壬午改鎮江府丹徒縣京
口驛直隸南京　癸亥改保寧府江油縣西平馬驛
為武平馬驛　己丑改鞏昌府会寧縣青家驛巡檢
司為古城巡檢司　徵謫戍官伏離等入京復為指
揮僉事等官　李景隆次于德州徵謫戍武官赴德

州操備　調撫州守禦千户所官軍赴德州聽操

十月五日辛丑革四川行都司利濟驛　壬寅革會

州衛河南驛靖難襲大寧入其城都指揮朱鑑死之

總兵官都督劉貞逃還京師　癸卯置雲府昆明縣

儒學　增置平陽府置寶庫大使一員　甲辰革國

子監博士李正李錄增置助教一十七員　戊申改

賴州府南橋堡巡檢司為安遠巡檢司　辛亥李景

隆以諸軍至北平攻城不克遂築壘于九門　壬子

增置鶴慶府訓導二員　甲寅靖難兵襲執寧王權

三衛官軍總兵官都督劉貞逃還京師守將都指揮

朱鑑死之行軍都督陳亨等降遂以其衆歸或記曰
文廟初起兵猶未盛聞景隆將進攻北平患之先是
高廟末年嘗命文廟巡邊大寧軍隸護衛官軍相与
懽甚大寧領朶顏三衛多胡人精鋭不靖而戍卒皆
中州迁徙之衆北方苦寒日夜思歸文廟知之至是
命仁廟嬰城固守獨率千餘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
告以窮蹙求為和解寧王信之遂單騎入城執手大
慟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
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
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戍卒皆

後大寧城空請雖兵自是愈盛矣世傳文廟善戰寧
王善謀一時章檄令諭多出其手嘗有事成中分之
約後京城平寧王欲建國遂上奏乞巡視許之寧王
出以飛旗諭有司治道文廟聞之大怒詔禁飛旗治
有司罪寧王不自安悉屏從兵与老弱中官數人偕
往南昌称疾臥城樓乞封南昌詔即布政司為府屋
舍無所更武廟殿閣尚黑云寧王既得請遂放志神
仙以善終　貞合肥人洪武中承獻王封大寧貞為
摠兵官北平北人大寧寧王尽以護衛官軍之北平
意貞亦降籍其家下之獄俄而貞由海道自福建逃

京師家人遂得釋大寧在喜峯口外古惠州地國初
設大寧行都司與遼東宣府二鎮相為声援自後棄
大寧与朶顏諸虜都司迁保定而東邊遂失一藩籬
矣貞女為　文廟昭順德妃　甲子省順慶府蓬州
儒斈訓導三員營山縣儒斈訓導二員　乙丑改貴
州思州府平溪馬驛　并辰州府沅州便溪水驛改
令水驛為便溪馬驛晃州水馬驛為晃州馬驛　以
開封府睢陳歸德三州直隸河南布政司　丙寅省
南陽府鎮平縣訓導二員　徵雲南官軍入京備征
十一月五日辛未李景隆及靖難兵戰于鄭村坝大

敗壬申景隆遂德州北平城九壘皆潰癸酉靖难兵
入城先是景隆次德州徵兵諸路合五十餘萬圍
文廟東出遂圍北平刑部郎中魏校曰景隆號令严
明莫敢違初圍北平築九壘于九門又結九營于鄭
村埧覘督之以待　文廟之还会壘營人各為戰非
受令不得輕動　文廟諜知之遂悉銳攻一營尽殲
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景隆不能支宵
遁翌日九壘猶固守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
走委棄兵粮晨夜南奔景隆遂还德州　丁丑改四
川鹽課提舉司屬黑鹽井白鹽井鹽課司隸會川衛

軍民指揮司使　改寧番衛白鹽井二鹽課司隸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　己卯改四川寧番衛大寧場鹽課司　庚辰革延安府葭州稅課司　辛巳革池州府貴池縣李陽河巡檢司　癸未改曲靖府南寧縣白水關馬驛隸霑益州　壬辰改福建華德崤村批驗鹽引所于北芡批驗鹽引所　罷兵部尚書齊泰役以茹瑺為戶部尚書　罷太常寺卿黃子澄時以文廟表列子澄等罪之　革手夷衛　李景隆復聚兵于德州軍聲復振　以副都御史陳性善監景隆軍　陳性善名復以字行山陰人洪武中以春

秋闈鄉試列名上第臚唱時上見其凝重屬目久之
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子也賜進士第出身
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為檢討初誠意伯劉基薨
上命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觀家玩占
于石室中從璉詣闕上之上簡精楷者數人入便殿
繕錄性善預焉　上天威嚴重進見者皆惶汗甚或
掣肘不成一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既竣書法端妍
上嘉悅令賜以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淹留竟日家
人以為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超昇禮部左侍郎
蔣建薛正言輩前云河南布政司使韓宜可方隸請

籍六以性善言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已熟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留性善 賜之坐問以治天下之道要且使書于紙以是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免輒為权奸所更改性善朝見曰陛下不以臣愚俾承顧問臣既備歷上聽許臣必行令而詔書云然所謂為法自废陛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文皇帝入靖內難上命性善監李景隆大戰白溝河敗績与大理寺丞彭与明欽天監副刘伯完指揮王賀等皆被執以歸縱遣之性善服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詔加追戮徙其家屬于边後志

敎之还邑人吳源為傳其事　十二月十一日丁未
置濟南府長山縣白山遞運所　歷城縣龍山遞運所
鄒平縣青陽遞運所　青州府安平縣浯河遞運所　臨
河驛　渠丘遞運所　渠丘驛　益都縣青社金嶺鎮二遞
運所　昌樂新興遞運所　新興驛　庚戌革烏撒軍民
府在城　二遞運所　甲寅增置管繕虞衛司主
事各三人　戊午革烏撒軍民府趙班巡檢司
辛酉靖准兵攻廣西克之　癸亥置長蘆運司兩淮
運司廣東運司福建運司各照磨所　改咸武衛為
濟南左衛　改淮南武崇河驛隸兗源縣　置重慶

衛石柱宣撫司隘關巡檢司　達都督瞿能將兵伐北　岷王楩有罪廢爲庶人　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草湖廣五開衛武陽千戶所　移益州等衛軍還廣寧左右前三所　營州右屯等衛官軍進詣遼東詔編發給賞有差　薊州衛鎮撫曾璿謀起兵還朝不克死之駙馬都尉王寧謀反幽于其第　改牧馬看山所四所隸孝陵衛　永樂元年封　寧爲永春侯世襲宣德閒止授指揮僉事　改興州左右二屯衛官軍于營州衛　衛官張倫等率二衛官軍進還結盟報効　詔興州營州開平等衛全家在伍者分房

發回天下衛所軍士死亡籍止一人者放為民此當
在三十一年　以礼科給事中鈇鉉為山東參政
鈇鉉河南鄧州和豐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監生授礼
科給事中一云初為都督府斷事奏對祥明　高廟
善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鈇
鉉丘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
日獄未成高廟徙命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
之未几擢山東布政司參政庚辰靖难兵起曹國公
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輓粟水陸並進露
集山立未嘗缺乏既而軍敗南奔与參贊高巍相遇

子臨邑遂協謀固守濟南被危月餘不下城有被攻破者輙完之以計詐降開門板俟其入下之幾中其計請准師知不能克越三月乃棄去事聞遣使賜以白銀綵幣封及三代鋥入謝 上賜宴陞布政司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文廟踐祚用計擒之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体至死罵方已壬午十月十七日也時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氏皆踰年八襄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南編伍〻七歲瞽局充匠尋皆死 燕王上書

燕王棣謹奏為報父

仇事臣稽首頓首百拜昧死言也臣聞天下至尊而
大莫君与親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母必當尽其
礼者盖不忘其大本大恩也所以不敢忘者亦理之
當然也故臣之于君則止乎忠子之于父則止乎孝
如臣不忠于君子不孝于父是忘大本大恩也此豈
人之類也也與若然則君親之大本大恩為臣子既
不可以不報則君親之仇為臣子者其可不與君親
報乎礼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我
太祖高皇帝臣之君也父也君父之仇其可以不報
與乎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宣藩屏諸王曰

我之所以每歲喚尔諸子來見我年老應
父皇健日尚如此父皇病久爲得不來宣我諸子者
不知　父皇果有病也亦不知用何藥而勿救以至
于此大故也父皇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歛不
知何爲如此之速也礼曰三日而殮俟復生也今
父皇不一日而殮礼乎自天子至于庶人爲有父死
而不報子者爲有父死而不得奔喪者也何故
父皇賓天一月終發詔令親王天下百姓知之如此
則我親子與庶民同也礼乎礼曰天子七月而葬今
父皇七日即葬不知何爲如此之速也且以此礼不

知出于何典今見詔令言燕庶人父子方知　父皇
葬以燕人礼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　父皇
殯天葬礼未期即将宮殿拆毀掘起池五尺不知
父皇得何罪而至如此也况陛下即位之初尝諭普
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　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
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　太祖皇
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与人
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同心不守法度便
是将房子拆毀了却要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
安有此理哉言才令　陛下聽信奸臣齊尚書等

之言即将祖業折毀于昭音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
皆欲守其法度亦难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
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哉　父皇存
日嘗与衆王曰我為天子盖造宫殿不過欲壯觀天
下萬邦来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
然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粮豈易為尔故我今日盖造
宫殿極為堅久壯丽使後為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
苦軍民也今将祖業折毀礼孝臣于父皇負天使欲
諂閹宦閒忌彼外人不知者以為臣有他心犯陛下
也故不出一言吞声忍氣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在

朝左班文臣齊尚書黃太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
貪墨猾吏皆我　太祖皇帝誅不盡之餘黨又行結
搆為惡以陛下年少寬容每用巧言欺惑變亂祖法
豈不知皇明祖訓御製序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
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負朕垂
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祐于無窮矣嗚呼其欽
戒之哉齊尚書嘗奏凡朝几筵揖而不拜及爭小祥
節廟亦不親行祭祀至于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禮
及奏事將百戶林玉鄧庸等拿下囚禁捶楚煅煉令
其誣王造反此何礼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

軍馬造軍器必有他闔奇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
二條凡王教練軍馬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其
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數不拘又云凡王入朝
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軍旗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
繁重斟酌從行者聽之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
鮮明整齊以壯臣民之觀于洪武二十五年春　父
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勅內〻一件云常
歲訓將練兵驗是週迴封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
堅備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衆勅後書曰洪武二
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分朕于奉門天

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觀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
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其偽孫允炆親目之後
容行故勑臣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
常歲操練兵馬造作軍器為防邊禦侮以保社稷
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
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迭行奸宄操威福予
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泰等不知有陛下也七
月來詐傳聖旨使令惡少都督宋忠指揮謝貴等來
謀殺臣臣為性命不得已而動擒獲反賊宋忠謝貴
等了當已皆具本奏削拘留宋忠謝貴等在官欽候

降旨欽決到今不蒙示諭其奈齊尚書又行矯詔令
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駐營雄縣真定來攻北平
臣為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動兵殺敗逆賊耿炳文
等所領軍馬擒獲駙馬李堅都督潘忠寧忠顧成都
督指揮劉燧指揮　成等了當奸臣齊尚書出榜令
軍罵燕賊父子　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賊父于是
罵祖與叔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如此
無禮其罪當何如哉不意十月初六日又矯詔令曹
國公李景隆總兵會天下應有軍馬來攻北平城欲
殺臣々不免親帥精兵盡行殺敗李景隆等逃遁而

去若是如此奈尚書等必欲殺吾　父皇子孫懷我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餘將有以瀰天下此等逆賊必不与之共戴天不與　父皇報得此仇臣縱死亦不已也今臣昧死上奏　皇上陛下憐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創業分封諸子今陛下聽奸臣之言　父皇賓天未及期年將　父皇諸子誅滅殆盡伏望陛下俯賜仁慈留我　太祖皇帝一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陛下累發軍馬攻北平必欲殺臣臣為保性命將十萬之眾俱是舍死忘生之士報我　父皇太祖皇帝平日恩養之厚保我

父皇子孫盡力効忠于今日諺云一人拚命千人莫
當縱陛下有數百萬之衆亦無如之何也伏望陛下
体大上好生之德莫驗無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其
恩莫大焉復請陛下但是　父皇宮中曾侍病者宮
人并長隨內官又用藥醫官營办葬事及監拆宮殿
等官奸臣齊尚書黃太卿應有左班文武等官發來
与臣畢前死問欽顧皇帝陛下奉承皇祖之訓以安
聖心永為社稷之主使天下人民各得其所矣如陛
下听奸臣之言執而不發臣親帥精兵三十五萬直

抵京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　父皇之仇人臣必不
与之共戴天臣若不得與　父皇報得此仇是臣為
子不孝也為子不孝此是忘大本大恩也豈人之類
也

今將合行奸臣數目開列于後

一宮中侍病老宮人
一長隨內官
一太醫院官
一礼部官
一輿車官
一遣孝陵駙馬等官
一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
一監拆毀宮殿工部官內官

如上逆黨一一如數発來臣軍前究問的實即行差

官賣押司具本奏聞伏取聖明裁決如果不發奸臣
齊泰等來臣必不已也兵抵京赤地千里臣冒瀆天
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臣棣頓首稽首百拜昧死謹
具奏聞　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臣棣燕王移檄天下
燕王令旨為報父仇事諭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
門官吏軍民人等曰惟我　父皇　太祖高皇帝
奉天承運華夷一統天下生民之主自踐天位以來
誕敷聖澤廣被萬方邪彌扇仁風溥及八表使天下
雍熙無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父皇
可謂道通邃古德齊前聖雖漢開國之君豈能企及

哉然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長子立為太子餘子
無分嫡庶悉皆裂土封王各守藩屏同享富貴以為
萬代子孫之計豈期數年以来不幸皇太子薨逝秦
晋二王相継而卒我　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
次子為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
日不幸　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然我衆王不敢
以叔道自尊凡表奏稱賀頓首百拜萬死言何因則
欽尊　父皇明命不敢為一毫之非礼臣子之情至
矣然而帝王年幼冲即位以来任用奸邪小人貪墨猾
吏為六部都察院左班文武等官日以甘言巧計蔽

君之聰明使君淫酗酒色不遵喪制不孝于祖不親
政事崇信奸回放出師保屏棄典刑殘害骨肉于是
獄德怨于天地京城地震十日山崩水溢天火災其
上庫二月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蝗虫遍生於隴畝
占書曰地震者地德至靜欲其常安不敢動搖若主
弱臣强地必震動臣下擅权則上為不爭而安佳生
為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今宗
廟宮殿者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伐不能以理々下
不相親也崩山水溢者五行失序也山公輔之象賢
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是自崩國易政人主失位

必流散也天火焚其土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
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室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
者小人在位賢人出走君用讒言殺正人蝗蟲遍生
隴畝者佞臣輔君以貪苛之政邪臣在位則蟲食苗
葉君用才不當臣不任職則蟲食苗節佞臣在位則
蟲食苗心任用奸邪則蟲食苗根也吁天之警戒如
此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壞佞恣行不
道苦軍害民惟以誅滅親王為心以致災異如此先
是　父皇有病符勑宣我第四子來奸臣齊尚書匿
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見至于　父皇疾革救問

曰第四子未否豈知佞臣齊尚書陰謀用心如此所以　父皇有病曷肯令我諸子知之至于升遐亦不即報我諸子奔喪至今　父皇得何疾用何藥而弗救至于大故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歛禮三日而歛冀其復生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停棺不于中殿七日即葬古禮天子七月而葬何為如此之速也余以礼不知出于何典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子方知　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之礼也其可哀也已其可痛也已何故　父皇賓天一月方發詔令親王及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王與庶民同也礼乎非

礼手況　父王賓天奠礼未具即毀拆宮殿掘地五
尺不知　父皇得何罪而至于如此也況　帝即位
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又云　太祖皇帝
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
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
子与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
法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却要在房子裡安穩住的
一般世间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上位聽信奸臣齊
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拆毀与詔旨　太祖違背使
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

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
父皇存日嘗与我衆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過
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
嚴如此也然則勞民苦軍費用錢粮豈易為尔故我
今日蓋此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為帝者饗用不須
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業拆毀礼于及奇尚書嘗
奏凡朝凡筵揖而不拜及于小祥節屆次不親行祭
祀至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之礼及奏事將百戶林
玉鄧庸等拿下四禁拷楚鍛鍊令其誣王造反反此何

礼也有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
他國有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王凡教練
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或臨事有警或王
有閒暇則遍數不拘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
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邑供給繁重斟酌隨行者聽
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齊以壯臣民之
觀于洪武二十五年春　父皇太祖高皇帝時詔諸
王赴京賜勑內一件云常歲訓將練兵聆視周迴封
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惜用庶始伏奸邪難以
古惑听勑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
朝後午時分朕于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觀

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
辨真偽孫允炆親目之發行故勅臣想　太祖皇帝
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欲
為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
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
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
尚書不知有皇帝在上也然而　帝被奸臣所惑溺
甚故我　父皇骨肉未冷故土未乾淩母尽妻之
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將周王次妃選其宮
人悉配于軍士于湘王無罪聽終臣之言賜其宮焚

死齊王無罪又聽讒臣之言降為庶人拘囚在獄鎖
銜侍從人等盡皆擒散及乎岷王又聽讒言左班文
武奸尚書等官之言以金帛賞王之左右使其誣告
岷王降為庶人流于漳州烟障地面奈想奸尚書黃
太卿等奸邪小人貪婪猾吏皆我　父皇之子孫報
其私仇快其心志嗚呼被人之毒甚于狼虎我　父
皇能有幾多子孫受被之害能消幾日盡痛心疾首
豈勝言哉不意奸臣奸尚書等又使令惡少謝貴等
為北平都司官張昺為布政司官有本府長史葛誠
用心狀許來謀殺我于六月將軍馬圍住外牆柵木

截我端礼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上軍士披甲執仗
鐃鼓吽呼声喪城野使人在城坐食惶惧不安我亦
可耐之至七月十五日未謀殺我約申時引兵入王
城當日有都指揮張信来透消息為保性命不得已
于未時動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六日都
督宋忠等領軍馬八千步軍一萬二千調山西萬安
怀安宣撫前衛軍馬一萬前往怀来下営期會各處
軍馬來攻兆平予故不免親帥精騎八千直抵怀来
予忠軍交戰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匹生擒
到送賊宋忠都指揮孫太俞慎等盡行殺死餘衆悉

降八月奸臣齊尚書等又矯詔使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三十萬前來營縣真定期會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不免又行親帥軍馬往彼迎敵于當月十六月破雄縣斬首九千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忠指揮楊松二十五日大破真定將逆賊長興侯耿炳文所領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良馬二萬五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大將軍寧忠右都督顧成何　都指揮劉遂家降威寧帥于原衛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楊文將遼東軍馬來圍永平我親騎士一萬九千倍道兼行直抵永平吳

高等聞風夙夜遁逃奔以　太祖皇帝恩養學德都
指揮房寬領軍馬出城乘降所有逆賊朱鑑萬　淩
遲處死了當惟都督劉貞陳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
住松亭關不肯來降我親率精銳騎士三萬襲破其
營生擒都督陳亨劉貞單騎遁去太寧遂平奸臣齊
尚書出榜令軍民罵燕賊文父子是罵　祖與叔父為
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如此無理其罪當
何如我未幾齊尚書黃太卿奸臣等左班文職又行
矯詔使令曹國公李景隆領天下各都司軍馬五十
餘萬于十月初六日來攻北平圍我之城必欲殺我

謂天下官軍何不念　太祖皇帝恩養厚德留我一
二親王以奉祖宗香火豈不幸哉故我仰賴祖宗積
德之深于是親帥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隆所領天下
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一十萬九千餘級餘衆降者咸赦
宥歸於原衛景隆等夜遁西而去然余之用兵所向
克捷比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故天地祖宗神明憐
而祐我也若不如是縱用兵如孫吳亦無能為也余
想奸臣齊尚書等必欲害壞我父皇子孫基業蕩盡
無餘將以圖天下也何如此之苦毒也哉茲惟我
父皇親親之心天下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守謙

其祖為惡至于守謙景惡不悛降為庶人我 父皇
思念祖宗尚不忍破其家滅其國復立其長子為靖
江王諸子皆為鎮國將軍享有爵祿与朝廷同其久
遠也周齊湘代岷五王皆 父皇親子縱有惡亦當
寬恕何況無為惡之寔迹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凡
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戚者斬風聞王有大
故亦無寔迹可驗輙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奸臣齊尚
書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訓助君為惡而遂至于如
此使我眾王日夜憂愁飲食睡夢不遑寧處況予自
父皇賓天以来抱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親

法毋敢少犯惟日守分而已奈其誅滅五王又來殺我頭余虽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親于母后孝慈高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恭居中土之長礼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黄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不报得此仇縱死亦不已矣故用欽遵皇祖訓法律内一條將行率領精兵三十萬誅討右班文職奸臣獻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上以政其君下以安其軍民使我父王基業以永萬世豈不幸哉嗚呼皇天后土常以大中至正而為心祖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為念故用諭

示普天下藩屏諸王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邪大逆不道我　父皇之讐為子者其可不報乎故諭